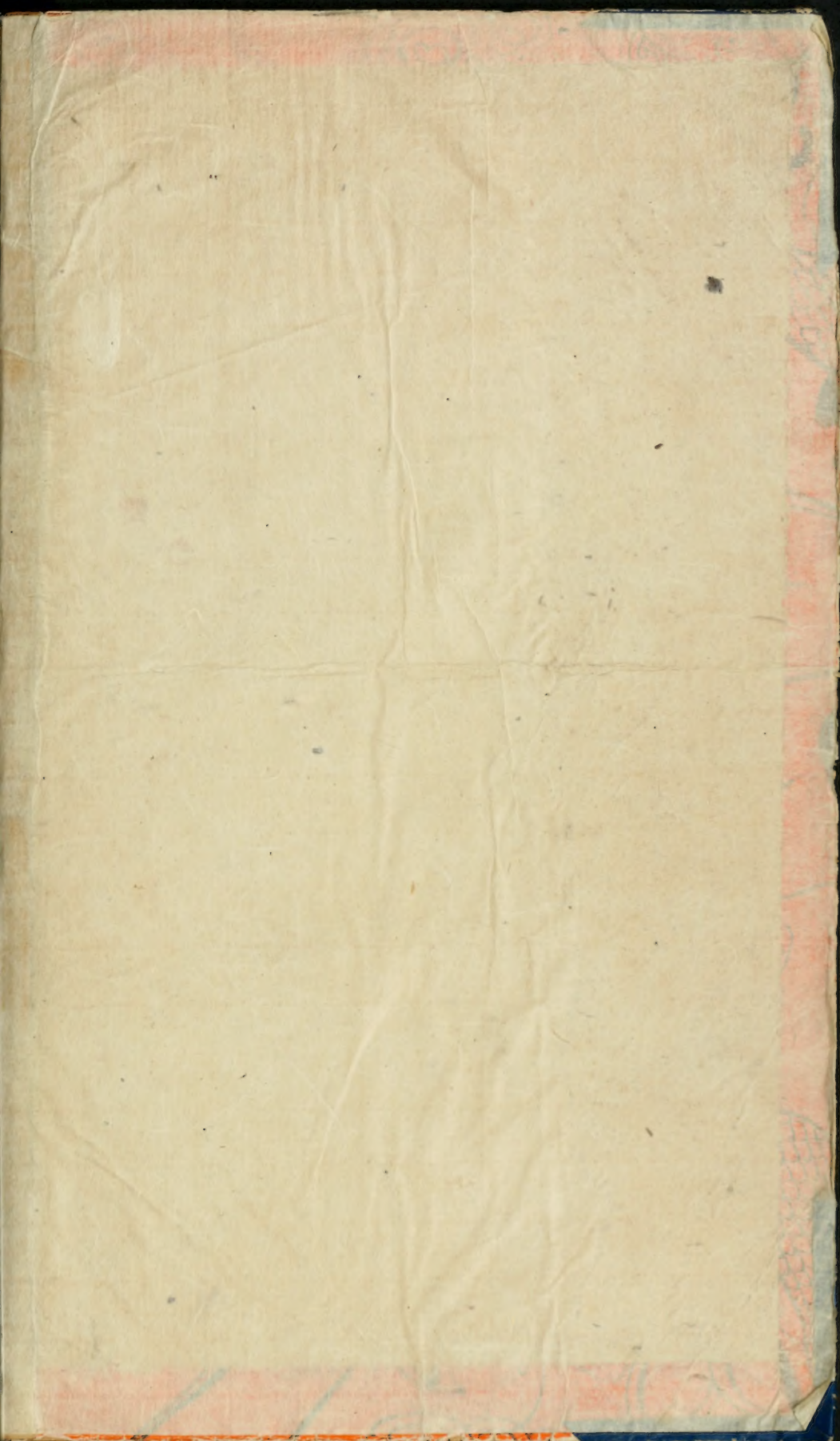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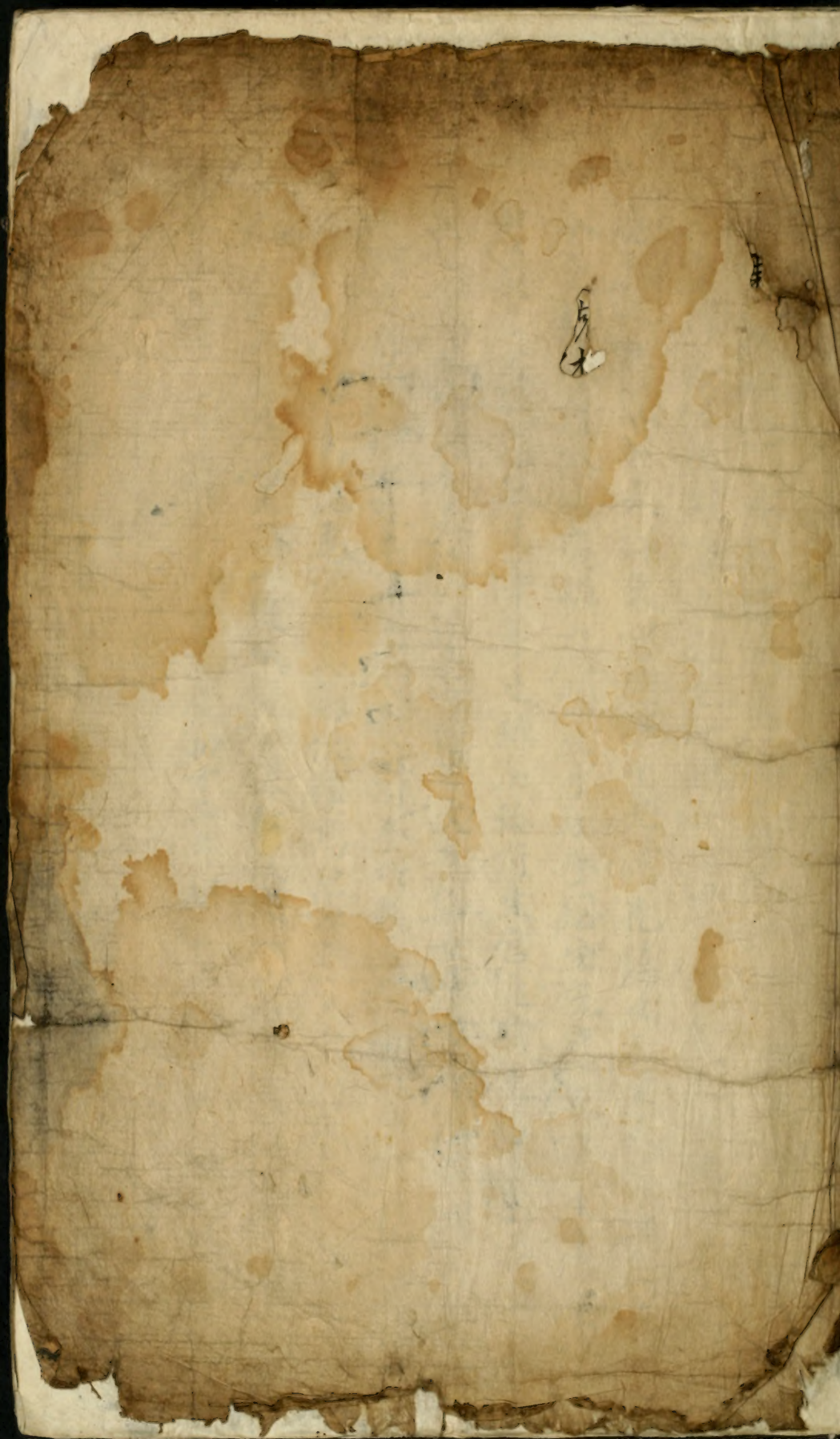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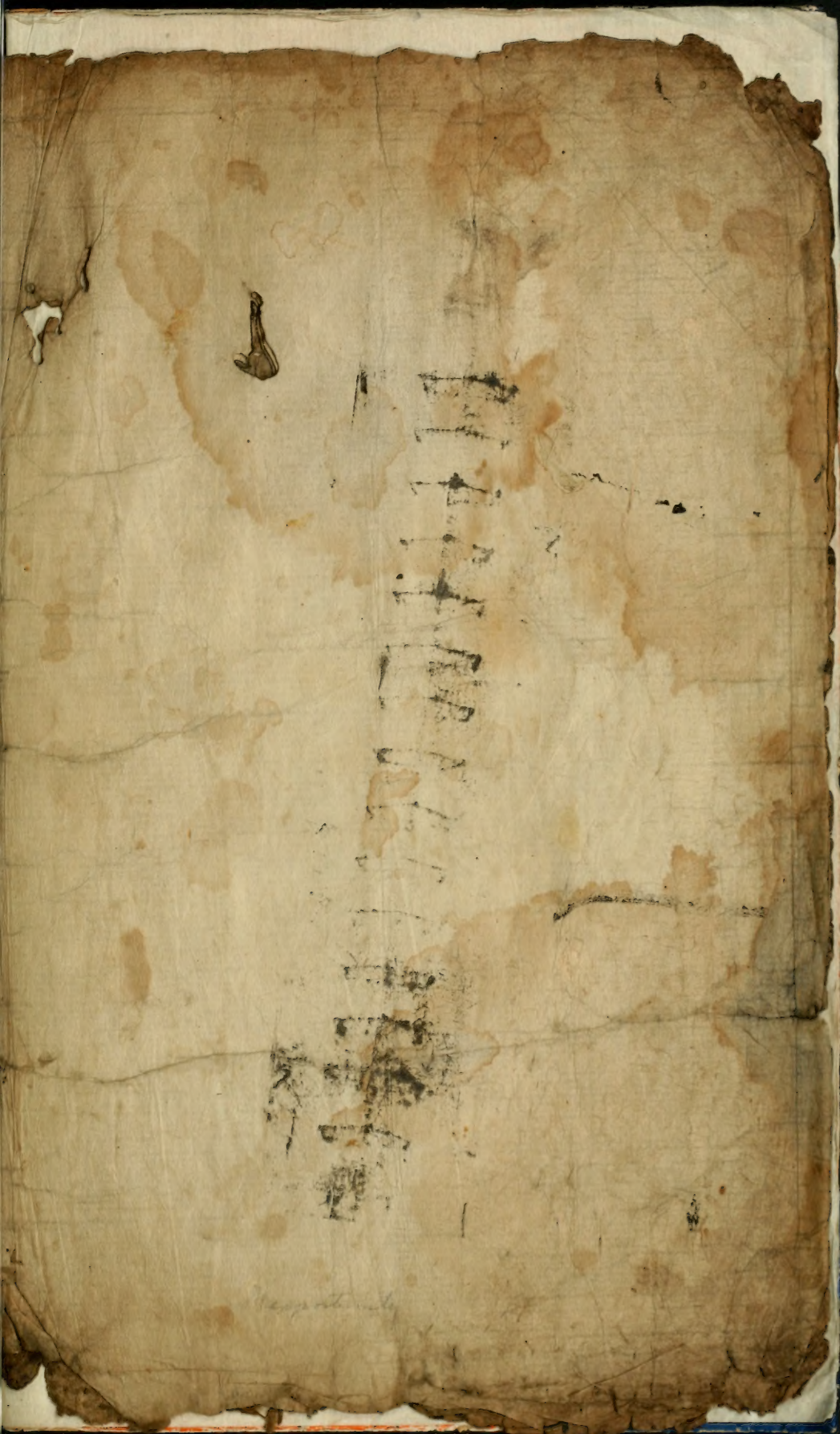
東閣雜記
全
f 3487
4015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李廷馨 著

東閣雜記

東閣雜記

李廷馨 著

東閣雜記 本朝璿源寶錄 司徒 李廷馨

司空諱翰仕新羅娶太宗王十世孫軍尹金殷義之女生侍中自
延自延生僕射天祥天祥生阿干光禧光禧生三重大匡立全立
全生兢休兢休生廉順廉順生承翔承翔生充慶充慶生慶英
慶英生忠敏忠敏生華華生珍有珍有生宮進宮進生大將軍勇
夫勇夫生內侍執奏璘璘娶侍中文克謙女生將軍陽茂陽茂娶
上將軍李康濟女生安社是爲穆祖自全州移江陵道三陟縣自三陟浮
海移德源仕高麗爲宜州兵馬使鎮高原以禦元兵時永興以北屬于
元開踰元散吉大王來屯雙城也永興謀取鐵嶺以北請穆祖降元穆祖不得
已率金甫奴等降時高麗高宗四十二年甲寅宋理宗寶祐二年也至
元甲戌十二月穆祖薨于慶興府葬于城南還葬于咸興府之義興府
韃祖洞娶千牛尉長史李公肅女生行里是爲翼祖[illegible]移赤島

居德源娶安邊戶長崔基烈女禱于洛山觀音寺生善來是爲度祖
諱椿小字善來蒙古諱學顔帖木兒娶門下侍中朴光女生二男長曰
子興次即我桓祖諱子春蒙古諱吾魯思不花事恭愍王爲大中大夫
司僕卿賜第一區仍留居之娶門下侍中永興府院君謚靖孝公崔
已閑奇女以至元元年忠肅王四年乙亥十月十一日乙未誕 太祖于永興府
私第及即位追上四代尊號高祖考曰穆王陵曰德陵妣李氏曰孝妃陵
曰安陵曾祖考曰翼王陵曰智陵妣崔氏曰貞妣陵曰淑陵祖考曰度王
陵曰義陵妣朴氏曰敬妣陵曰純陵皇考曰桓王陵曰定陵妣崔氏曰
懿妣陵曰和陵令奉常寺作四代神主
辛禑時 太祖與崔瑩同心協力誅林堅味廉興邦等 太祖與瑩坐
政房盡黜林廉所用之人 太祖曰林廉執政久凡士大夫皆其所舉今
但問其才之賢否耳悉皆其既注瑩不聽

數之

東閣雜記上

太祖隆準龍顔奇偉絶人幼時遊戲與永興間壯人求鷹者必曰願得神俊如李某者勇力出人射法神妙嘗於咸州有大牛相鬪衆人止之不能縶或脫衣或爇火以投之猶不能禁 太祖以兩手分持之牛不能鬪從辛禑獵于海州謂左右曰今日射鹿當盡中脊 太祖乎騎射之必中右脇趣背在髀近前是日射鹿四十皆正中其脊又獵于臨江縣華藏山逐鹿至絶壁高數十尺勢欲仄人不能下鹿消下 太祖策馬亦消下至底馬蹶未起即射鹿斃之行遇伏雉必令驚飛高至數丈仰射輒中之作木毬大如梨令人於五六十步所擲之以撲頭射之輒中常以謙退自居不欲上人每射帿但視其偶能否籌之多少纔令與偶相等而已無所勝否人有勸之者亦不過一籌之加耳

辛禑庚申我 太祖大破倭賊于雲峯斬其將阿只拔都凱旋韓

山君李穡作詩賀曰掃賊兵將拉括同三韓喜氣屬諸公忠懸台
日天收霧威振青丘海不風出牧華遊歌武烈淡烟高閣畫英雄病
餘不能奈郊迎坐詠新詩頌焉功三司左尹金九容詩曰賊鋒摧挫與
雷同節制無非自我公瑞霧蔥蔥消毒霧霜風冽冽助威風萬式隨塵
軍容盛隣境寒心士氣雄滿國衣冠爭拜賀三韓萬世太平功成均祭
酒權近詩曰三千心與德皆同師律如今盡在公許國忠誠明貫日摧鋒
勇烈凜生風彤弓赫赫恩榮重白羽巍巍氣勢雄一自凱旋宗社定須
知馬上有奇功

趙武元將也元襄率衆據孔州時　太祖在東北面謂麾下曰此人終必爲我
乃率衆擊之惜其勇銳不用鉄矢以撲頭射中數十武乃下馬而拜遂擒
之武官至工曹典書

高麗末不籍兵諸將各占爲兵號曰牌記大將若崔瑩邊安烈禹仁烈

等輩欲立威其幕僚士卒有不如意者詬罵無所不至榜捶至有死者麾
下怨望 太祖獨推赤心禮接麾下平生無諱語諸將麾下皆願屬焉
太祖征戰時所御駿馬八曰橫雲鶻產女眞走訥氏平紅賊時御中二箭曰
遊麟青產咸興敢兀剌戰海州捷雲峯時御中三箭遇三十一而死作石槽
埋之曰追風烏產女眞中一箭曰發電赭產安邊曰龍騰紫產端川戰海州
平倭時御中一箭凝霜白產濟州鴨綠回軍時御曰獅子黃產江華縣
煤島智異山平倭時御曰玄豹產咸興兎兒洞平倭時御 世宗刻命讚
軍安堅圖其形集賢殿諸臣製其贊以傳後
太祖素重經術雖在軍旅每投戈之隙引名儒商確經史或至夜分不寐
以家門未有業儒者令太宗就學推日孜孜讀書不倦神德王后每聞
太宗讀書之聲曰何不爲吾生乎辛禑時 太宗登第 太祖拜謝闕庭感
極流涕及拜提學 太祖喜甚令人讀官教至於再三 太祖每宴飲賓

拜

容令 太宗聯句輒謂曰我之與須容歡娛汝力居多嘗從元制副敷拾十

有哭聲使人就視有一人裸立掩泣問之乃曰我元朝壯元位逆賊國李二須

吾同年也 太祖一聞壯元之語即解衣衣之遂與俱來恭愍王拜判司農寺

事賜姓名韓復

太祖天性仁厚敦睦九族雖袒免之外撫之甚篤與庶兄天桂庶弟和友愛

極至常常共處迎和母定安翁主金氏至京邸事之甚謹進見之時常跪於

堦下恭愍王數備宴席賜和令享母且賜敎坊音樂以示榮寵 太祖

榮君之賜多給纏頭初桓祖薨天桂自以為遠嗣心忌 太祖會 太祖以宥

訟於官欲為良者天桂與其妹康侑之妻合謀連結其人欲作亂不果一、

太祖不以介意待之如初天桂仕高麗為將作判事坐殺人當死 太祖欲救之

力請再三不能得甚悼之撫諸孤婚嫁之給妻貧 太祖憐之多給以畀用

國後天桂之子皆拜高官

華

高麗自恭愍王薨天子每徵執政大臣皆惧不行辛昌立門下侍中李穡欲昌親朝又欲王官監國自請入朝 太祖稱之曰慷慨哉是翁穡以 太祖威德日盛恐其未還有變請一子從行 太祖以太宗為書狀官道有一官人語穡曰汝國崔瑩將精兵十萬李某太祖諱 執之如捕蝇汝國之人李同塑之德何以報之 天子素聞穡名從容語曰汝仕元為翰林應解漢語穡遽以漢語對曰請親朝 天子未曉曰說甚麼禮部官傳奏之穡久未入朝語頗艱澁 天子笑曰汝之漢語似納哈出 太祖在潛邸有僧踵門獻書云得之智異山巖石中書有木子乘猪下復正三韓境之句太祖乙亥生也 使人迎入則已去尋之不得德源府有大樹枯朽幾年先開國一年復條達敷榮特以為開國之兆圖讖中有早明之文人莫喻其意義高皇帝特命改國號曰朝鮮禮部移咨曰欽奉聖旨朝鮮之稱美且其來遠矣可以本其名而祖之体天牧民永昌後嗣 太祖即位禮部移書曰欽奉聖旨覆載之間主生民者巨微莫知幾何然或興或廢豈偶然哉

非帝命不可與三韓臣民旣尊李氏民無兵火人各樂天之樂乃帝命也判三司

事偰長壽入朝高皇帝引見便殿閑話良久備說得天下之由曰卩汝君猶

國亦猶是也天不與人不歸則其可以力取之哉

慶興府南十里許赤地中有圓峯高三十五步許圍九十步許四面沮洳人未通行

穆祖德陵在其上於其奠也中國人來相之曰後必有子孫興王者孝恭王后安

陵在德陵之北 太宗十年因野人亂遷二陵于咸興府哈蘭社同塋

洪武甲戌命鄭道傳南誾李稷等相宅于漢陽以前朝肅王時所營宮闕

舊址狹隘更相其南焉 爲主壬坐丙向是年十二月始役翌年秋九月 太

廟及宮殿告成工倫法駕入御即景福宮也丙子築都城正月始役徵西北

面安州以南民夫十一萬九千丁就役二月罷放軍至秋徵江陵交尙全羅三

道民夫七萬九千丁始于八月畢役于九月平壤伯趙浚等監築

太宗與李稷圖至渤海有二客船同行及洋半山(即田橫客五百餘人自殺處也)颶風大作二舡

遣使船皆沒太宗所乘船獨全無事

皆沒 太宗所乘亦幾不救人皆驚懼顛仆 太宗神色自若竟得全而歸
太宗朝高皇帝以本國遣人至遼東賷布帛金銀假以行禮誘我邊將又
遣人說誘女真潛渡鴨綠江等事下手詔責之工表亦咽其咎曰至若行
价禮於遼東是亦恭仰於上國當俊休沐之際有賓主交接之儀在禮則
然於誘何敢其有女真既于東寧既皆作帝而當差安肯遣人而說誘他
遼東都司起取脫歡不花之時其管下人民或有不即隨行皆由彼安土非臣
勅當無所供於我邦各自守其舊業鄭道傳之辭也皇帝以表[illegible]辭係激益
怒命遼東毋納朝鮮之使臣至遼東不得入者凡五輩皇帝[illegible]復諭 太
祖送親男 太祖請 太宗以 天子若有所問非汝莫能詳對 太宗對曰臣爲
宗社大計豈應辭避遂命 太宗與中樞院事趙胖奉表如京師 太祖流涕
曰要賀之收弱蒐生之路無忌還年是行也朝臣皆爲 太宗危之參贊門下
府事南在曰請安君有[illegible]生之行吾輩此懷此何乎自請陪行贊成事成

石磷作詩送行曰知子如臣膺鑑明其天誠意為生成皆言萬事朝鮮交
在此炎霖跋涉行上國士人見 太宗皆稱朝鮮世子甚敬之及至京師 皇
帝引見再三 太宗敷奏詳明 皇帝優禮遣還乃命開通道路 恭讓王時
韓山君李穡亦召自貶所還京謁 太祖于邸 太祖駕喜迎之上座跪進
酒請穡立飲穡不讓極歡而罷人皆非穡之不讓後穡入本朝引對復職 太
祖必送至中門 太祖即阼改御諱使鄭道傳撰表德以進道傳所敘以君旨
焉獻其說曰旦一旦日出之始也吾明外之義天日之外莫非廣照而陰翳消釋
萬象昭然此人君初政之清明而群邪屛息萬法俱新也天日既升其明漸進
即人君始自踐阼傳于萬世也云云
太祖嘗於庚申夜召鄭道傳及諸功臣置酒酒酣 太祖謂道傳曰寡人得至
於此卿之力也道傳對曰齊桓公問於鮑叔曰何以治國鮑叔曰願公無忘在莒
時桓公曰願仲父無忘檻車時臣願陛下無忘墜車時臣無忘頭項時則子孫

萬可期矣 太祖曰然使人歌文德曲曰道傳曰此卿所撰也卿宜起舞道傳即起舞 太祖命脫衣以舞遂賜貂甲裘歡甚徹夜乃罷

監察金扶與監察崔甫謹飲酒於新監察金仲誠家過左政丞趙浚第曰雜作大家何能久居浚必為他人有云謹聞之說與主簿李養脩養脩言於成均樂正金汾汾浚之門人也告浚浚聞于 太祖 太祖怒曰浚開國元勳與國同休戚扶以浚為不久是以朝鮮社稷為不久也命置扶極刑以謹養脩不直告於朝杖謹等養脩罷監察同飲酒者十八人

奉常寺議雞林君鄭熙啓謚曰安煬安荒安惑報于禮曹曹傳報門下府府本取旨 太宗召定謚奉常博士崔蠲問曰熙啓元勳也賜謚何是甚也且但論其過不舉其功何耶即下巡軍獄鞫之又囚奉常少卿安省寺丞金汾大祝韓臯協律郎陳寶言錄士李士澄於是刑曹劾散騎常侍金汝英李洸等不劾禮曹議郎孟思誠佐郎趙士秀以不駁奉常寺贈

之謬也令杖錮一百徒配金海流竄于丑山移于角山審言傾天士澄于康州 丑山在[illegible]

太祖六年

海村海中角山在晉州海邊康州即晉州

洪武丁丑鄭道傳奉使咸鏡道 太祖寄書外面書以三峯行次開拆中云相別日久思想殊深欲遣辛中樞往問行役崔蒐遠來備知動止稍自慰解茲將襦衣一領以備風露領納爲幸李參贊李節制使處以寄襦衣各一領幸說與春意之意餘在辛中樞春寒若時自保以旣還切某年月日松軒居士書着圖書參贊節制乃副官也 太祖神懿王后誕六男恭靖居二太宗居五神德王后康氏生芳蕃芳碩及公主適李濟 太祖嘗召裴克廉趙浚等于內殿議立世子克廉等以時平立嫡世亂先有功康氏潛聽之哭聲聞于外遂罷出他日又召克廉等議無復有以嫡以功爲言者克廉浚即議以康氏必欲立己出芳蕃狂悖其季稍可遂請封芳碩爲世子鄭道傳南誾等附芳碩忌諸王子謀欲去之密啓請依中朝諸皇子封王之例分

遣諸王於各道 太祖不答因謂 太宗曰外間之議汝等不可不知宜諭諸兄
戒慎之卜若安撫曰世子奚旺兄有天命者非一道傳曰卽當誅之何患乎義
安君和知之密告 太宗戊寅秋 太祖寢疾道傳等托議移御事召王子
入來欲因以作亂令其黨在內謀之前參贊李茂亦其黨也盡以其謀潛泄
於 太宗時 太宗與諸兄恒宿於勤政門外元敬王后與其弟將軍無疾議遣
奴金小行請來 太宗小行曰諸與君同處何難以請后曰汝以我腦腹卒痛
奔告則公當速來矣小行奔告之和賂以清心蘇合等藥曰宜速往治之太
宗卽還邸與后及無疾鼎立密語良久后涕泣執 太宗之衣因請勿詣闕
太宗曰豈可畏死而不往且諸兄皆在禁中不可不使知之乃拂衣而出后追及
戶外以慎之云云后與弟大將無咎及無疾謀之兵仗鞍馬皆潛整備爲應
變計以待之 太宗既至闕有小宦自內出曰主上病重欲避寓諸王子盡入
來先是宮門皆設燈是夜無燈人益疑之 太宗佯如廁思之益安君芳

殺㥽安君芳幹工黨君李伯卿遁於曰請安君〻〻將若何 太宗曰何等
之高也又以手拍袂曰無討奈何與芳毅芳幹伯卿出走延秋門 太宗曰吾
兄弟立馬于光化門外以待天命可也分遣人召政丞趙浚金士衡等浚方對
卜者卜吉凶速促之乃束帶伴人多從之 太宗使擱于禮賓寺石橋令只率
數人以來 太宗謂浚曰公等不愛李氏社稷耶俄而朝臣多來赴者浚〻
士衡欲入坐政府 太宗議曰若自宮中出兵而我兵少退彼等入其中
矣語之曰吾兄弟立馬道上政丞不宜入坐府中使坐于雲從街召集
百官贊成柳曼殊率其子而來 太宗援之甲使立于後李茂曰曼殊乃
芳碩之黨也 太宗命數之曼殊下馬辭 太宗之轄曰我當活之〻金
小斤以刀刺其項乃仰倒斬之并殺其子 太宗率武士與道傳等李稷
方會于南誾妾家明燈歡笑伴從皆睡使李叔蕃發矢落于屋瓦上因
縱火焚之道傳走匿于其隣判奉常閔富家富呼曰有皤腹者入我家

矣軍人入搜之道傳匍匐扶劍而出執詣 太宗前道傳仰曰若活我當盡
力輔佐 太宗曰爾旣負王氏又欲負李氏耶立斬之其子游詠亦被殺南
誾潛逃隱于彌勒院圃幕達兵殺之李稷部爲從登屋作救火狀得免
宮中望見火起大譟放炮芳碩之黨欲出軍令軍士奉元良登城覘之則
自光化門至南山鐵騎彌被塡不敢出人以爲神助 太宗使人傳語入直諸
軍令出相率縋城而出勤政門以南一空黎明 太祖移御于清涼殿後等宰
百官聲道傳誾等之罪且請改封世子 太宗請芳碩曰於汝便矣芳碩拜辭發
嬪攀衣號哭芳碩拂衣而出又請出芳蕃 太祖曰世子已矣汝出去何妨
興安君李濟在傍猶按劍睥睨公主謂李濟曰吾夫妻若于請安等
則得生矣芳蕃出西門 太宗執手曰汝不聽吾言以至於此好去好去都堂
遂殺于中路初散騎常侍卞仲良附芳碩上疏請罷諸王子兵權離間
骨肉至是執詣軍前仲良曰吾近日歸心於王子矣 太宗曰彼口亦肉也

斬之恭靖王是日以祈禱事齋宿于昭格殿聞變徒步踰城匿于花吾
村第翌旦使人請之乃還 太祖傳位于恭靖王
戊寅定社稷之後知中樞府事朴苞自以爲功多反居諸臣之下怏怏不平
謂人曰李茂雖預定社稷之列而初不滿於人心且反覆難測 太宗聞之
啓于恭靖請流苞于竹州未幾召還苞銜之謀作亂極懷安君芳幹第
爲博戲是日適宿而苞曰古人云冬雨挨道無交於市宜慎之時亦候見
苞又讒其第告曰天有狀氣宜慎處之曰何以處之苞曰不無兵禍出入
整衣冠重行止如前朝諸王子之例斯乃上策曰更言其次苞曰避之荊
蠻如泰伯仲雍其次也曰又言其次苞曰請坐君無強衆附公之兵弱危
如朝露不如擊而去之芳幹信而從之芳幹欲請 太宗至其第因作亂
太宗將往疾忽作不果宦者姜仁富判校書監事李来告芳幹捆遊
見二人言其意来驚曰公聽小人之讒欲害骨肉何可忍聞況請坐君猶

大勳於王室開國定社稷之功也芳幹忽然不悅仁富䟽而按手曰願公勿
為之來曰如此則公將大逆之名矣來出即告 太宗曰狂謀如是宜備之及
芳幹舉兵義安君和完山君天祐請 太宗蒼直入寢室告變請應之
太宗將從因拒不出曰吾何顏見外人乎和天祐從而固請亦不從即使人
於芳幹諭以大義請釋憾相見芳幹曰吾志已定何可更回和曰 太宗曰
芳幹出路已極豈可守小節不顧宗社大計乎和力挽 太宗出外廳天祐
挽 太宗和被之以甲擁逼上馬 太宗使人啓 恭靖王宜命閉守闕門以備非常
時功臣獨邑豐花山君張士吉從芳幹其餘皆從 太宗承宣李叔蕃先登
力戰芳幹之子孟宗素善射是日以病不能彀弓芳幹兵敗 太宗恐芳幹
遁害親自連呼勿犯吾兄且使人傳諭之 太宗駐馬道周放聲痛哭芳幹
馳馬直至成均館後洞下馬棄弓矢而臥軍人追擒之芳幹曰誘我者朴苞
也時 太祖為上王及恭靖皆御于松都聞芳幹稱兵歎曰彼如牛之人何至

是郡三韓多世族大家予甚憫焉苞伏誅芳幹配兎山及 太宗即位

群臣同請誅芳幹終不聽且不絶屬籍後芳幹以病死孟宗至 世宗朝

因臺諫論啓賜死

太宗平定鄭道傳之亂中外皆欲請於 太祖以為世子 太宗固讓請以恭靖

為世子恭靖曰當初建義開國至於今日之事皆是靖安之功我不可為世

子 太宗讓益固恭靖曰然則我當有以處之及恭靖即位後南在於闕庭大

言曰即今當立靖安為儲副茲事不可緩也 太宗聞之怒責之及平芳幹之亂

參贊門下府事河崙等請曰夢周之亂若無靖安君大事幾不成道傳之亂

若無靖安君之安有今日乎且以昨日之事觀之天意人心亦可知矣請早正

位號恭靖曰卿等之言甚善予直以此意為子遂立為世子乃入見 太祖 太祖

曰為之不可得不為之不可得汝既為儲副軍國之事勉之哉賜所御金注爵

極歡罷出

太宗在松都楸洞潛邸(及即位重修為景德宮)己卯秋九月天欲曙星稀有白龍見于寢室之上大如椽有鱗光彩燦爛尾蜿蜿頭正向御所侍女金氏(乃敬寧君裶之母)坐簷下見之走告執膳人金小斤斤亦出見之俄而雲霧翳塞不知所之高皇帝遣尚寶司丞牛到 太祖使宗親各備宴慰之其人倨慢所至無禮貌至 太宗邸見 太宗不覺禮敬下坐叩頭世子芳碩之黨皆不悅相謂曰天子之使叩頭於陪臣豈有此禮必有以也因欲譏於 太祖不果鄭道傳之亂元敬王后欲自至 太宗所立處同其禍敗徒步而出 太宗麾下士等力止之躊躇間奴金夫介以道傳笠鍮來后乃還芳幹之亂軍士睦仁海所騎乃 太宗邸馬中箭逸走自來入廐后意必戰敗欲自赴戰場與 太宗同死徒步而往侍女金氏等諫之不能得俄而隣居老女淨祀婆者聞捷音來告乃還初 太祖聽道傳輩之言命罷諸王子所管兵 太宗盡燒營中軍器及戊寅之變專藉后所備兵仗諸軍 僉君卒不得馬匹寸兵亦資后所備兵仗焉 太

宗覽高麗史王建后柳氏事語世宗曰定社之日汝母后贊謨甚多且與諸將
整備甲兵以待之比之柳氏提甲[illegible]尤重矣
恭靖朝臺省上疏請罷私兵皆屬三軍府從之門下府事李居易等憤怨痛
言不即納牌記於是貶居易雞林府尹參贊尚監司趙璞言於知陝州事權軫
曰居易謂我曰吾悔信趙璞之言問曰何故居易曰璞當革私兵之時與我言
衛王室莫若強兵予信之不即納牌記以至獲罪後軫拜諫議大夫以璞之言
自為壞盜與憲臣權近諫臣朴訔交章論璞居易之罪時朝臣構搆
璞平生過失攻之者衆於是下璞于獄參贊李舒巡軍萬戶鄭矩李
稷金承霔鞫問之近等請置居易鞫問恭靖使知申事朴錫命議
於太宗曰諸臣皆議以為分遣人就居易璞所在而問之如何太宗以
為獄之事雖在外之人必進於京中者欲聽之衆而示之明也分遣人問
之臣以為不可恭靖命執居易璞以來 太宗召柏請曰以鄉處心公正任以

巡軍萬戶卿其慎之以臺省狀示之曰 太上聞國 主上嗣位予以不肖爲世孝

以至今休咎凌之功今忘前日之功不覈虛實但信所司之狀呈天上帝

甚可嘆也卿若使凌將罪人具以卿爲忠臣乎凌若有是言大有罪焉極

再拜出而因僕于巡軍問之僕之言與臺省疏意不同又因黔爲之言與疏

意異今居易與僕憑問僕屬大有慚色恭請大宥近等貶僕于利川

黔于丹山島凌被鞫魂表魂迷直視而已不得一言獄成矣賴 太宗力救

得免

鄭道傳之伏誅也芳碩之黨皆潰金桂蘭獨不去南誾逃之黨從皆散獨

崔沄扶掖避匿終不去 太宗義之皆召致麾下任以近侍之職桂蘭位三品沄至二品

太祖朝蔘尚道都按撫使朴子安應接降倭失護軍機罪當斬已移文

誅之以單子授緘秘而不宣外人莫得知之其子實聞之詣 太宗邸投地痛

哭請活父命 太宗湯之欲與諸宗親偕詣闕以請諸宗親以此國家秘事

權近曰我 太宗寬仁大度褒奬節義之士真與周之釋夷齊光武之遣
子陵異世而同符斯皆所以崇其義而遂其節以激百世之高風以存萬世
之大防也
前掌令徐甄坐金震陽之黨退居衿川有詩曰千載神都隔渺茫忠良
濟濟佐明王統三爲一功安在却恨前朝業不長臺諫請罪 太宗作色曰甄
爲高麗之臣作詩以思之是夷齊之流可賞不可罪也令工朝修撰許稠啓
於經席請加褒奬命致祭其墓(在衿川) 贈大司諫
太宗命召舍人傳曰予聞壬申年間因杖致死如李崇仁李種學等無罪非
因杖而或絞而殺或枉刑殺之甚懷愧以聞又傳曰崇仁種學死非其罪無非
太祖之志當國者欲剿滅而枉刑殺之也命鞫問其時敎書使孫興宗藝居
正矯命欺君之罪出入人罪之律開國功臣等啓曰鄭道傳南誾等擬居
正興宗使受杖之人枉致於死雖有罪其情可恕臣等右人所犯非關宗

社傳曰道傳居正興宗廢爲庶人子孫禁錮南誾勿論兩司交章請道傳
興宗等依律不允

太宗九年 永樂己丑議政府及三功臣等啓曰亂臣閔無咎無疾李茂尹穆柳沂趙希
閔李彬姜思德等請正典刑肆諸市朝傳曰無咎無疾海島付處餘依
翌年無咎無疾因宗親府之啓賜自盡厥後閔無恤無悔等因元敬王后
有疾入闕俟兩大君入內世子(即禔也)獨在時之無悔告曰吾兄無咎無疾豈
有謀反乎世子生長吾家願念恩德世子答曰汝家門不善矣此言傳播鞫
問無恤等 太宗傳曰此人等罪固大矣但宋氏(無恤之母)未安予豈無人情乎合村
處無恤無悔于外尋因政府之啓幷賜死妻子遠方安置

太宗七年 永樂丁亥世子禔朝京 太宗幸梁播院坪餞之完山君天祐丹山君李茂鷄
林君李來提學孟思誠摠制李玄書狀官執義許稠等隨行一行之人計
百餘人及到京 皇上待之甚厚至引陞龍床執手慰謝當郞之日六部尚書

輪番對飲甚還也經世事操

宗十六年永樂丙申以禮曹啓封高麗末主恭讓君為高麗王永樂乙丑副司直鄭和

使日本拘留欲豹貨賄政府因倭使還移書諭之翌年遣還

尹文度公淮常侍宴 太宗前席之以卿余之柱石也

永樂丁酉命燒書雲館所藏讖書仍令京外公私藏妖誕之書定期自首

納官燒火違者許人陳告依造妖書之律罪之李穡文集第十五卷亦令定日

推納

許文敬公稠以臺官坐言事出補全州判官及吏曹正郎有闕 太宗閱官案

指稠名曰此人可合遂除之

太宗十八年 永樂戊戌六月政府六曹三功臣文武百官等論列世子禔過惡請斷以大義

廢之 太宗允之以忠寧君定為世子即世宗也 頒赦中外放禔于廣州

永樂戊戌八月 太宗教禪位于世子政府六曹及諸功臣等排闥直入呼天

痛哭請寢成命不允世子之固辭不允 上以大寶傳于世子即移御于蓮池洞
宮世子即位景福宮受賀頒赦且率百官具箋奉謝于 上王殿軍國大事
則皆啓于 上王十一月上服袞冕御仁政殿封崇上王聖德神功大王厚德尊
號畢 上王時御所行獻壽禮
太宗既爲上王以兵書有所失命鞫入直參判姜尙仁佐郎蔡知止于禁府仍
并推判書朴習參議李懿正郎金自溫李安柔梁汝恭佐郎宋乙開李叔
福等皆下獄車裂姜尙仁斬朴習辭連人李灌沈泟之斬妻子兄等爲奴
領議政沈溫之辭連命義禁府讞撫李楊村送于水原賜自盡其餘付處
遠近有差
沈溫之被誅也妻子没爲奴厥後議政李稷等啓以戊戌年溫辭連姜尙仁
等獄 太宗賜死下善地給棺以葬雖因禁府之請籍没其妻子而下上言令
毋得役使今恭惟殿下方務國母而母安氏身爲官賤深爲未便漢昭帝

上官望后父安國不軌伏誅而其妻追尊爲敬夫人置園邑請法漢故
事削賤案還賜爵牒 英廟召知申事鄭存中等面諭之曰以沈
溫之死也禁討以溫之兄弟請屬官賤 太宗敎曰妃子紹叔不可以斷
之又請溫之妻及子女錄于賤案 太宗問錦川君朴訔曰何以處之
訔對曰非自己之罪且宮中之母沒爲官賤不可也其時柳廷顯爲禁府
提調因請之乃命姑錄于賤案又有議者以爲罪人之女不可爲王后
欲動搖恭妃焉 太宗曰是何言也恭妃萬無動搖之理 太宗嘗御
內殿 太妃侍坐予亦侍側 太妃曰恭妃之母錄于賤案甚爲不可願改
之 太宗敎曰當改之事未施行而遽爲賓天予雖知父王之志然未
施行故未敢開說也恭妃外祖安天保奉崇長養恭妃且其年老
死生之日難期故去甲辰冬恭妃往于苐設宴慰之召大臣議請母
子之間何以處之前見當年大臣皆爲以王妃之尊下與賤人相接於大

義有不通云故予使只見祖父母近日言者多以爲母子之間不可如此
隔絶且以國后之母爲賤人於恩義若不可今大臣之言亦如此其削賤
案還給爵牒若免其子女且子母不相見于今幾年矣豈無切迫之
情某日若北宮沈安氏之夢卿等其知之

左議政柳廷顯卒 世宗以白衣烏帽黑帶率百官出金川橋外帳殿
擧哀柳寬之卒也亦擧哀

國初山陵用石槨元敬王后之喪 太宗以勞民力令勿用全石而以方石合成
世宗篤於孝思伐取全石 太宗自註後許擊剖之

世宗四年

永樂壬寅義禁府照律青山縣監卓祉謂君喪輕於父母之喪情涉不忠比
大明律謀反大逆凌遲處死 啓減死杖一百官奴定屬籍沒家産妻子爲奴

宗八年

宣德丙午九月 上大閱于箭串平明動駕百官具甲胄扈從 大駕入帳次
兵曹啓放信炮 王世子以下具甲胄以次入就壇前分東西北向立五衛〻〻諸

世宗九年

軍於前一日結陣壇南宿須上被金甲登壇 王世子以下四拜訖正二品以上
及六代言陞壇上從二品以下百官侍於壇前分立吹大角三通左右廂五衛吹
角應之於是放炮鼓譟或處陣挑戰相為勝敗之形凡五處陣而罷軍數則
六千六百餘名也

英廟召集賢殿副校理權採著作郎申石堅正字南秀文等傳旨予聞
等年少有將來自今除其仕各安於家專心讀書以著成效其讀書規範
受大提學卞季良指畫

宣德丁未賜文武科重試新試恩榮宴于禮曹以漢平君趙涓贊成權
軫為押宴官吏曹判書為赴宴官左代言金益精右代言金赭宣醞陞
新恩翌日上箋謝恩

左議政黃喜丁母憂不出其代道毅翔起復喜須辭之時世子將朝京
欲以喜隨行也喜上箋懇辭至再不許及天朝勅世子不必入覲喜又控辭以業

既不朝覲且國家無事請終三年英廟以大臣起復祖宗成憲不允仍傳
以古者六十雖在喪服猶許食肉今黃喜既已起復年踰六十豈可素食
而行之乎予欲親見問素而遂氣不平政院招而勸肉喜詣賓廳知申事
鄭欽之傳上旨勸肉喜頓首以臣特無病豈敢食肉乎請善啓欽之對以不
敢於是稽顙哭泣開素
宣德己酉 天使尹鳳昌盛李翔等以皇勅揀選小火者六名執饌婢十二
名唱歌婢八名賫伽倻琴玄琴鄉琵琶唐琵琶遂挈以行
右議政柳寬上書引唐韓愈作大學生彈琴詩序且引宋太宗朝賜
酺故事請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爲令節使大小臣僚選勝游樂以形容太
平氣象 英廟可之寬引年致仕命給第四科祿於其身
憲府劾左議政黃喜欲緩監牧官太石鈞之罪請於臺官李審之予從輕
欲圖之請罷黜以杜請托枉法之漸 英廟答以大臣不可輕罪遂允之罷職

而不出其代翌年復除之諫院上封章累只黄喜曾爲議政不顧大體私
於低屈請託憲府只罷其職是喜之大幸也又請受交河屯田與古之織婦拔
園葵者遠矣曾未踰年遽置百官之首優然受之恬不爲愧請罷之傳曰况事
是非間無隱然盡陳于甚褒之然調元大臣不可聽爾等言輕易推絶

世宗十三年 宣德辛亥冬至賀禮時領議政黄喜於望闕禮則入參而不朝賀禮以
病不入憲府招通禮門令史問其故令史對以實憲府若其令史政府遣
舍人啓之以通禮門令史無顔上司而受苦且政府百官之長豈上進退告
憲府固無前例今乃受辱撕挽實多傳以憲府處置實爲未安下司諫院
推告 啓聞

世宗八年 宣德丙午九月 英廟移御于西郊衍禧宮翌年三月還昌德宮左議政李
稷右議政黄喜等扈從 世子未動駕前先行憲府公緘問備 上命召執
職讓寧大君妾件里甘若紫的纖見捉於憲府禁吏件里庽緣大司憲具

陞妓妾請釋陞禁吏使勿告執義以下問備于陞請罪上命罷陞職

世宗十五年 親行養老宴

宣德壬子八月上親行養老宴于勤政殿二品以上於殿內四品以上於月臺五品以下至庶人於殿庭賜坐老人升殿之時上起立於坐翌日中殿宴老婦於思政殿

世宗三年

永樂辛丑禮曹啓曰宋紹興五年詔建四祖殿於太廟之西奉祧主僖順翼宣四祖神主歲令禮官薦獻今我穆祖大王當遷乞依此制建別廟於宗廟之西殿號永寧何如奉教依

初太祖建國既立宗廟又置啓聖殿以奉先王及太祖升遐魂殿號曰仁昭後改文昭太宗原廟號曰廣孝殿各在都中後世宗議于群臣卜地宮城之內建寢殿仍號文昭宣德癸丑五月先行告動駕祭于兩殿備儀物奉神位版升輿上祗迎于光化門外太祖位版先安於新文昭殿太宗兩位行祔謁之禮訖上親行安神祭還宮受賀頒赦中外其赦書略曰

癸十八年

職啓先稟于議政府商度可否然後啓聞取旨還下六曹施行惟吏兵曹除授兵曹用軍刑曹死囚外刑決例令本曹直啓施行即報于議政府如有未當政府從而審駮云云

宣宗皇帝嘗降勅令送耕牛一萬隻于遼東以絹布貿易 英廟命政府六曹擬議或有欲以羸瘦鈍牛雖堪充數爲之辭 工語知申事安崇善以是議予不取也予至誠事大今當此事乃以節言奏請蠲減豈理也哉是則爲山九仞功虧一簣也崇善對曰天下古今之事不過邪正二字豈可以邪道事上國乎

宣德丙辰 英廟傳于政府曰古有四時之田以講武除害此先王之定制而軍國之重事也祖宗參酌古制定爲春秋講武之法垂訓子孫思慮周備矣新進儒生以爲國君逸豫之事每請停行大臣亦或有請停者予以祖宗成法不可廢而不從矣是歲當講武之期予適病不得親行

欲命將代行大臣以爲兵權授之將臣不安於義故寢之今年凶荒太宗
予恐損姑停秋等講武而明春講亦欲停之以休民力頃者兵曹請以
大事不可再廢予亦以爲凶荒之歲益修武備非常之道也故姑從其
請諸事欲務從簡約然國君一動其弊必多矣世子職在撫軍欲令世子
代行如此則不廢重事而供費必減庶乎兩全擬議以啓領議政黃喜等
兵權不可授之世子且今年凶歉請停之從之

禁酒

英廟當憂旱禁酒中外久不進御酒議政李稷請進之上曰禁人飮酒而予獨
飮可乎再啓不許

大司憲元肅等論禔之罪略曰歲在己亥禔逃隱而上不知其生死分遣內官
根尋乃得 太宗引見宰臣等召禔侍坐責之若曰讓寧行同禽獸然謀
叛之罪則絕無故置諸近地欲使保全而乃復有今日之事言之可羞不孝又
毋所不忍言自今以後以讓寧付之政府六曹等不預焉如又犯法政府等秉

吾不管一從國家處置顧讒譖以目汝之出去逆子未知生死常流涕主上待

側亦流涕使汝平安而諸臣有故汝背如主上之情愛乎如此責之而不恕從罪

其後 殿下以其所欲曲意從之而不為自新 太宗之在殯尚不哀毀擅殺里人

輸石治家過饋燒酒以傷人命利川邑倅朴翊推罪里人囚其職也而讒譖換

怒請罪朴翊言辭不順至曰若不從請臣與主上之間自此疏矣不忠之心見於

言辭請下攸司鞫問其罵給人之令推覈科罪上留不下累日論之不允讒譖

大君之子(諟)年長拜順平君臺諫及政府論執請勿除職使隨父居外 英廟教以

讒譖則得罪宗社故放于外矣其子有何罪乎臺諫固請之乃命諟居住外永

召而後入宮門欲見大君則往來皆告于政院 英廟嘗幸東郊迎致讒譖

大君設宴慰之夕還宮禔歸利川謂所孽下初意甚偶然此幸不料其言

禔翌日兩司論其不可請勿復接見又於常參日極論之右議政孟思誠及槩

處問備以大臣及刑曹堂上讒譖勿復接見事一言不啓思誠必答通勿為

優老典

召見事曾已啓達故不啓縣答通素無風節遲鈍於是請依律科罪 上留

中不下仍命思誠就職孟思誠啓曰政丞長百官人不得以間之然後可謂能盡

其職今被臺劾不可就職 上不允

中樞院使李貞幹年至七十卌年踰九褒 英廟特賜酒樂以慰之今 上以洪相進

盧相守愼之母年高并優賜米豆

義禁府都提調領議政柳廷顯等 啓曰憲府非承 王命而本府鎭撫郞等

等輒以所由呼來入庭持平以上皆坐交倚聽言取辭有違王旨況詔獄官吏憲府

擅自招來實爲未便 英廟傳曰憲府誤矣召掌務掌令皇甫仁問之對曰三品則

於樞外四品以下則庭下問事本府前例也傳曰如有其罪則具辭以聞取旨可也非

奉王旨而三四品朝士跪於廳前持令皆跪坐問事汝等非矣自今後毋或如此

右議政趙涓府院君延嗣宗兵曹判書趙末生等受人相訟奴婢請爲致力

得決憲府按覈得情消於卌中道付處 英廟仍教憲府曰予聞迷劣之人所

訟奴婢屬訟官吏寅緣請托以技庇抑者或有之今此之事予甚嘉之刑曹判書徐選之家達殺新學吏未瑩平推官等分首以達之奴爲首且聽其私論事覺 英廟命推其前後推官及忠清觀察使並下禁府擬罪有差左議政黃喜右議政孟思誠亦辭連下禁府翌日命除放亦罷職不必交代道十餘日還除之

世宗以列國皆有國音之文以記其國之語而獨我國無之本國音韻雖與華語有殊而其牙舌唇齒喉清濁高下未嘗不與中國同 御製諺文字二十八字設局禁中使成三問崔恒申叔舟等撰之定 時翰林學士黃瓚以罪謫遼東命三問叔舟隨入朝使臣往遼東質問音韻凡往返遼東三十次

世宗廿八年

世宗八年
甘露降

宣德丙午甘露降黃州正統丙辰又降于定平永興等處色如白蠟味甚甘

世宗十八年

甜大臣等請行賀禮 上教曰天之降祥非其時予甚以爲非常乃災也勿賀

世宗二十五年

正統癸亥將遣日本而書狀官一時三遞易竟以申叔舟擬差叔舟久病新起 世宗引見 教曰聞爾病羸可去耶 對曰臣病良已安敢辭及至其國求詩者坌集操

輩立就詩與字畫俱美衆皆歎服曰我暨還乃九箇月前通信之行未有若此之完且速者卞仲文有光世及其還賜其母宴于家以寵之

卞仲文等之還也刷還本國被擄男女自對馬島發船未及泊岸颶風忽作船幾覆刷人中有婦懷孕舟人皆曰孕婦本道所忌可投以禳之申叔舟堅不可曰殺人以求活吾不忍也翼冀蔽之俄而風定舟行

正統己巳北虜也先侵犯北京遼東等處朝貢道路梗澁人皆憚行鄭知院陟差聖節使毅然無難色拜辭之日命 世子別慰以遣道聞皇帝已陷虜在京城被圍衆欲迂延陟前進不顧及入京城新皇帝已即位矣既朝向北行聖節賀禮如儀

文廟在東宮初行賀禮于工護軍金五文之女爲徽嬪數年挾媚事覺廢爲庶人又册宗簿寺少尹奉礪之女爲純嬪道八年以有失德而廢立良娣權氏爲嬪即顯德王后誕魯山七日而薨

學直殿裵甲將赴殿試大提學鄭以吾偶夢得詩云三級風雷魚變甲一春烟景馬希聲錐云對偶元相敵耶及龍門上容名裵甲果擢壯元魚變甲自左正言出爲忠州判官時公之父淵以前河陽監務置散裵甲上疏陳情請代己職 太宗許之陞淵二堦除本職後裵甲爲獻納同列將上疏論劾鷄林府尹尹尚而事涉曖昧公不署名吾於其時遠在尹公所詳知此人必無此事敢虛揑以陷人乎遂奮袂而起坐罷裵甲與申檣甚友善相約以吾等事君盡忠爲得名須歸養老親及入集賢殿 上恩稠疊未忍遽離常恨歸養之晚每歎曰事君日長事親日短及得腰下寒濕之症即呈辭願歸家鄉浴溫泉治病 上教政院曰此人終必可用然既欲理病安敢止之待病差速召之公乃行至昌寧家作詩曰謝病歸來一室幽荒涼草樹似山頭若余既避功名者只爲慈親不遠遊後申檣累官參判謂公之子翰林孝膽曰余與乃翁密約歸養乃翁決而歸余則負約多慚權貴成蹊謂人以我國辭爵祿者止二人許判漢城稠與魚某也

公既辭歸父母俱存請勞無故朝夕甘旨以娛悅親心為事朝議惜其行義擢金
海衬使不起又以知司諫徵之竟不就以終已上行狀
正統年間有為地理說者建言當於宮城北路尋續作門以限往來且於城北補土為
山形塞之水禁採樵物魚孝瞻上疏極言不可 英廟覽而嘉賞遂絀術者之說
都下官例置一小宇叢掛紙錢號曰府君相聚而瀆祀之新除官必祭之惟謹雖
法司亦有之孝瞻為執義下人告以古事孝瞻曰府君何物也令取紙錢焚之前
後所歷官府其府君之祠率皆焚毀之
魯山幼冲嗣位 光廟為領議政以宮門孤虛且為繼嗣之重從權制議定納妃又以
為喪中納妃已是不服喪甚矣脫服即吉可也魚孝瞻為禮曹參議抗議納
妃雖以宗社大計不得已而為之況喪有何不得已而強為之乎條辨不小屈竟不見用
世宗晚年多疾倦勤不能視事 文宗在東宮命參決庶務乃開議事堂受羣
臣朝參

文宗策士
御製

文宗策士御製試曰蓋聞爲國莫不道求賢從諫寡欲勤政而已不善者反是予
以否德嗣守先業日夜祗懼如臨淵氷求聞過失以補不逮惟爾子大夫惟心壁
學務日已久若有時務急於今日或有過失予聞知爾心(悉)以陳無有隱諱維文
辭秀麗鋪陳該博而意反不足則徒見其反類俳優稱讚君德勤比堯舜而行
反不掩則予徒見病予(眞)睚今日之對務從誠實

黃海道
癘疫
親製祭文

時遣黃海道癘疫太行親製文遣官祭之文以理不純陽而有陰故不長生而有
死有來必有法有神必有鬼固体物而不遺豈癘氣之無主無情之謂陰陽有情
之謂鬼神無情則不可與言有情則●可以理曉予惟水火養人而或有時傷人
鬼神生人而或有(時)害人然傷人者非水火也人也害人者非鬼神也人也故寒暑雨
暘五味之食天地養人之能事而人自失其調和則病乃作焉故知鬼神德盛理一
天地今之癘氣實非鬼神之作惡人自作孽耳然因一人之作孽傳染浸廣
使無辜殞沒豈非所謂天吏逸德玉石俱焚者乎予以涼德忝爲一國神人之主

常惧一物有不獲其所恐視吾民之横罹大札乎因命有司分於所在擇淨處爲
壇分遣朝臣祭以牲醴惟爾鬼神收斂乖沴之氣以布生生之本德天章之灝噩
如此
魯山幼冲嗣位八大君強盛人心危疑　光廟有靖亂之志權擥出入邸下甚密每
進見日晏不退進膳出特宮人見擥之至目曰寒美郎又來矣及即位召入內殿設宴
慰之顧貞熹王后曰此乃昔日寒美郎也
韓明澮少落拓有大志不屑科擧年踰三十猶在布衣與權擥爲死交　光廟
問擥以人才擥薦明澮以幅巾上謁一見如舊恨相知之晩每進見稱宗傳寺居
戒稱醫負使人不疑又以客夜難於叫喚以繩繫居奴林芸之脚曲垂其端于戶
外引之則雖夜深即入告靖亂之策大抵出於明澮　光廟嘗稱曰吾子房也明
澮言漢高唐宗雖用張陳房杜之謀而非韓彭蘗鄂無以成功薦武士洪
達孫楊汀柳洙等三十餘人卒賴其用

魯山癸酉皇甫仁金宗瑞鄭苯三公而宗瑞多智略時目爲大虎

欲先除之躬率武士楊汀柳洙柳淑及宮奴林芸等隶皆往宗瑞家

擊韓明澮等守敦義門戒以雖鍾聲盡勿閉門以俟以宗瑞家在門外

瑞迎拜閑話畢送至門立庭中又話良久宗瑞子承珪不離左右 光廟紗帽

角覺盡落 光廟以願借政丞角宗瑞使承珪入內取角於是汀芸等擊宗瑞

仆地承珪奔救伏於宗瑞汀又擊殺之 光廟馳還領其巡將洪達孫相約勿出巡

卒待之遂領其軍詣魯山時御所時魯山出寓于鄕校洞寧陽尉鄭悰家從

門隙告政院以宗瑞謀反事急不及啓已誅之請啓其由承旨崔恒開門出迎光

廟與之携手同入魯山年幼驚起以推叔父活我 光廟以是不難臣當處之

即先命牌招諸宰分部禁軍圍把各處又以人作三重門使韓明澮持生殺簿坐

門內諸宰入第一門去 從第二門名在死簿者使武士推殺之皇甫仁及吏曹判

書趙克寬等死者甚多宗瑞復甦使人叫城外使告于政府以政丞爲人擊傷病

重速啓知于工曹蘇来救無應若宗瑞乘婦人轎歷到崇禮敎義等門以門閉
不得入 光廟亦慮宗瑞還趣翌曉使義禁府經歷李興商往索之宗瑞匿
于孫璉園中搜出之宗瑞以我何以步往將我軺轎来軍人斬之
光廟誅宗瑞之夕先使訓鍊主簿洪允成託稟公事往覘之宗瑞在房內偃枕三
妾在後招允成使前曰爾甚有力云吾有強弓試彎之允成引彎連折二張宗
瑞以獎歎不已遂使其妾酌酒大觥飲之允成飲三椀而出 光廟既誅金宗瑞
拜領議政討賊判吏兵曹兼內外兵馬都統事且作敎書褒錄其勳時集賢
殿官皆逃去獨柳誠源在館不及避而製之還家痛哭人莫知其由成三問謀復
魯山誠源預焉及事敗誠源以司藝方仕進本館聞變索馬遽還不脫冠帶
詣家廟家人怪久不出往見之則仰卧拔佩刀擬頸以茶序鍾之救之不及俄而死
来取尸磔之
景泰乙亥魯山出處禪位[illegible] 光廟讓泣授之大寶 光廟涕泣辭不獲

是日朴彭年臨慶會池欲自投成三問止之以工為上王我輩不死猶可為也遂
相與謀復魯山俄出為忠清監司狀啓不書臣字受祿不食封閉一庫及事
敗詰之曰汝既稱臣食祿而復欲背之是反覆人也彭年曰吾未嘗稱臣亦
不食祿檢之果然與子憲同日死憲中生員有時譽 先廟為領議設宴討
中彭年有詩曰廟堂深處動哀絲萬事如今摠不知柳綠東風吹細細花明
春日正遲遲 先王大業抽金匱 聖主鴻恩倒玉卮不樂何為長不樂賡歌醉
飽太平時
先廟令懸板討中彭年之裔孫忠後居大丘為賤役討使朴應千蔭籍免
役今工初除職 仁廟朝經筵官韓樹啓曰 世祖於朴彭年等心雖嘉之而罪
疑之際不得不加罪故嘗下教以當代之亂臣後世之忠臣恐其泯滅於後世
故為此徽言以曉後世子孫也
先廟受禪之時成三問以禮房承旨奉寶不覺失聲痛哭 先廟方伏地固

辭特舉頭望之與朴彭年李塏河緯地柳誠源武人俞應孚魯山舅權自新

等謀復魯山金礩亦預其謀彭年謂礩曰事成汝妻父鄭昌孫可為領相三問

等舉事之期屢違不諧礩乃泄諸昌孫昌孫即同礩詣闕密啓曰礩與三問等

云云罪當萬死 光廟出御便殿三問以承旨亦入侍 光廟令武士捽下以礩所

告詰之三問笑而對曰皆是也上王春秋方富而遜位欲其復位乃人臣之所當為

更何問乎進賜平日動引周公周公亦有此事乎顧語金礩曰汝之所告猶因且不直

我等之意直欲如是耳燒鐵置膝下油火方熾三問色不変待冷曰更使灼熱

来又斷肱絵曰進賜之刑慘矣時申叔舟在坐三問數之曰昔與汝同直集賢殿

英廟抱元孫步庭中曰寡人千秋萬世後爾等須念此兒言猶在耳汝忘之耶叔

舟無以為答 光廟使叔舟避之臨刑語監刑官曰若輩佐 賢主致太平三問歸見故

主於地下耳與父勝及弟三顧三省皆死

李塏牧隱曾孫也詩文清絶名與[illegible] 英廟幸溫陽塏與三問等使[illegible]駕

顧問人曰榮之額三問之謀爲人殘猾而按下額色不露見者壯之 光廟在潛邸叔父李季甸出入甚密塏戒之及是 光廟以居閭塏有此言心以爲不肖然消其忍而然也塏車載有詩曰禹鼎重時生亦大鴻毛輕處死猶榮明發不寐出門去顯陵松柏夢中青河緯地善山人也 英廟戊午科擢壯元 顯廟上箋辭職還鄕善山以名司諫徵之官至禮曹參判與三問之謀 光廟愛其才密諭之曰汝若諱初謀則可免緯地笑而不答臨鞫緯地對曰人臣既加以叛逆之名其罪應死更何所問 光廟怒弛不施烙刑 英廟培養人才於是爲推盛緯地爲首兪應孚武人也驍勇絶人能超越墻屋事母孝官至二品與三問等謀復魯山約某日華使請宴時舉事適於其日世子不從駕又以地窄令雲劍諸將不入三問等止其謀應孚猶欲入擊曰事貴神速世子雖不從駕而羽翼皆在此若盡除之則何能爲乎三問等以非萬全計固止之竟事敗 光廟問之曰汝欲何爲應孚曰欲以三尺劍廢足下復舊主耳豎儒不可與謀事若早從吾言豈有

今日欲問猜外之事可問彼書生聞者悚然史籍其家唯只有破蔫人服其清
嘗於衆中奮臂以誅韓琛推琛此拳足矣嘗爲咸吉道節制使有詩曰良馬五
千嘶柳下秋鷹三百坐樓前可見其氣象

世宗培養士氣

世宗嘗寢疾巫人等感巫言初禱於成均館前儒生等驅逐巫女輩中使大怒
啓其由 世宗扶病起坐曰予嘗恐不能養士今士氣如此予何憂焉聞此言予疾
已愈柳判書殷問以此言啓於 明宗曰人主培養士氣當若是也

黃翼成公喜爲相金宗瑞爲工判嘗饋于公處宗瑞令工曹辦備酒果而呈之喜
問備此何處下吏對以工判處日兼諸位處賜豐使公備耳喜怒曰設禮賓寺
備來矣何以私自公辦乎欲入啓請罪諸宰救之乃止致宗瑞于前而峻責之金相
見成以此事啓經席曰大臣當如是可以鎮壓朝廷也

世祖曰李穰奇射御絶人年十六隨 世宗講武于王方山一日朝射鹿獐數十
風拂毛血表衣盡赤老李永奇等見而舞淚以爲不意今日復見太祖 神武初

封晉陽大君後改首陽 文宗嘗書其弓曰鐵石其弓霹靂其矢吾見其
張未見其弛 世宗止之嘗令 世祖及安平大君與儒臣等上三角山普賢
峯觀日出處石路危險不測安平以下目眩脚掉不能前 世祖步履如飛瞬
息上下見者絶眼以爲不可及常衣濶袖衣宮中笑之 世宗曰如汝有勇之人衣
服如是寬大也 景泰癸酉以謝恩使赴京道路見者必稱大將軍皇城門
人聚見之一時退縮人畏之臨行謂權擥曰可爲書狀者又慮其未還而事機或
變挾金宗瑞之子承珪皇甫仁之子某偕行
韓上黨明澮在孕七月而生四體猶未成形乳媼裹以絮置密室久而方成既
長倜儻奇偉少時讀書山寺一日昏夜行山谷中有佛擁護而行公語之曰素
來相送足見厚意 佛爲俯首跪伏之狀天且明乃去又嘗遊靈通寺有一老僧貌
奇古密語曰公之頭上有光赫赫此貴徵也不出明年公必得志
泰景丙子夏成三問等約於昌德宮 上與世子宴華使日擧事部分已定是日

澮

朋以右承旨啓曰當迎殿挾牢且霖潦世子不必扈駕雲劒又不宜入侍殿曰上
可之由是謀遂敗皆誅成化己亥天將討建州衛野人勅我國夾攻成廟命蔡城
若魚有沼領兵赴之到江上以氷斷難渡爲辭遂罷兵而還韓明澮曰我國至誠
事大中國亦待之無外自平交以下不可失信況天子之命既以奉承而中遽止之
可乎自祖宗以來事大之誠至 殿下愈著矣請更遣銳師速赴之議者皆曰路險
雪深不可再舉 上疑之明澮力請曰議者之言自安之計老臣所惜者國体耳
勝敗之數非所預料要伸大義於天下耳再三力請 上從命右議政尹弼商領偏
師往征大捷 上大悅中朝亦降勅褒美
成廟朝韓明澮啓曰成均館乃養育人才之地而無書籍可讀大是欠事宜印經
書子史立閣以藏之令諸生隨意抽覽 上允之明澮自出立閣之費以助之
李施愛者吉州人也歷官會寧府使遭喪家居成化丁亥與弟施合謀
殺節度使康孝文到吉州施合之處也以州牧宿于孝文房因開戶納兵殺

夢周公夫月世祭也吾何毋在堂夢徵不祥是以悲耳有以此言告於 光廟
歎曰虞丘誠孝足以動天遂以褒告之
魚贇咸有沼遠祖重翼本姓池生而體貌奇異腋下有鱗甲及長仕高麗王太
祖特人咸稱其三鱗甲非常人也太祖見之曰海有鱗甲乃是魚也仍賜姓魚
南怡驍勇絶倫討李施愛征逹州衛皆先登力戰策功一等階資憲拜兵
曹判書成化戊子 光廟昇遐睿宗新嗣位時慧星見怡直宿禁中與人論
慧星乃除舊布新之象也柳子光素猜忌怡才能名位出己右是日亦入直聞
辟窃聽其言因敷衍搆揑密啓怡謀叛獄成怡坐誅年二十六

成化四年
世祖十四年

李施愛叛北道魚有沼隨勇先登策功第一纔郤捷呈上有夾攻逹州三衛將
之命 光廟使有沼康純南怡等四軍赴之有沼為左大將直擣巢穴斬馘無算所
對曰而書之曰某年月日朝鮮大將魚某滅逹州而還天兵後到見所書聞于帝
帝嘉之降勅賜銀五十兩段緞各四疋方其旋師也驍騎數衝突我軍披靡

有沼瞋目而出戒士卒毋得相從單騎馳射逮殪之虜驚潰不敢逼
永安道城底野人有巢部潜移他處若朝廷恐生他釁特遣俾有沼慰安之以
有沼嘗爲北道兵使服甚久也有沼倍道而進先使人於其部開示敎書野人初
不信以誑我輩也遂授其書于地使者以汝爲不信俾令公來矣野人以令公果
來乎令公來則是我父也可得見之乎有沼聞之馳入其部虜皆羅拜有沼開
誠撫諭皆悅服歸命遂率其酋長而還使還其居
宗廟配享太祖室義安君和趙文忠公浚興安君李濟宜城君南誾青海君李
豆蘭漢山君趙仁沃 恭靖大王室益安君芳毅 太宗室河文忠君崙漢山府
院君趙英茂右議政鄭擢完山府院君李天祐雞城君李來 世宗黃翼成公喜
崔貞烈公潤德許文敬公稠申文僖公槩兵曹判書李隨文宗河文孝公演世
祖韓襄節公確權翼平公擥韓忠成公明澮 睿宗朴文憲公元亨成宗申文
忠公叔舟鄭忠貞公昌孫洪忠貞公應中宗朴武烈君元宗成忠貞公希顏柳

忠成公順汀鄭文翼公光弼 仁宗洪文僖公彥弼金文敬公安國 明宗沈忠
貞公連源李文元公彥迪 宣宗李 公浚慶李文純公滉
徐居正典文衡二十二年掌試士者二十三榜多得人董學士越來頒詔本國見
居正甚尊禮之曰曾見倪學士謙遼海編又見祈戶部皇華集欽慕高風久矣
今何幸得相見耶
成化間徐居正爲慶尚忠清道軍容巡察使將無患請利銃筒鑄成放炮或
令巡察使頒給沿海各官常行隷習居正以爲不可啓曰火藥出於倭地我境
與彼密邇況三浦之與國人雜處恐或奸細民潛通流入彼土非國家深計也
上曰當初不復推思矣此言甚當鄭蘭宗爲北道兵使嘗得重病幾危欲上
啓闕蘭宗止之曰本道密邇胡虜若聞主將病重必貽憂念至不可爲然後馳啓
也幾未獲瘳
右議政致仕柳寬啓曰每日常參 上體勞動請間日常參 英廟答曰啓意

予知之卿老亂勉強詰聞予實損焉後日如有啓事使人啓之卿則安身養和益保康躬

姜文良公希孟為刑曹判書剖決如流獄無囚人舊例以圜扉啓之則有賞下意欲啓之希孟不聽後沈貞為判書亦一日獄空方欲啓知適有捕告犯牛肉者貞語其吏以鹿肉甚似牛肉吏揣其意即論以鹿肉釋之遂啓獄空蒙賞將己卯士類或死或竄配者甚多貞屢下手而及欲得刑措之名其矯僞無忌甚矣若希孟之抑讓可謂有君子之度矣

成廟初即位命造密符分授申叔舟韓明澮等二三重臣以憑宣召且防機變

世祖三年[illegible]丁丑德宗在東宮薨逝世祖教以修短有命其嗣此幼不可不傳其貌遂命畫師崔涇安貴生圖而藏之及成廟即位命奉安于月山大君家廟賜涇貴生爵言官於經筵論之上曰予生纔月乃失顏復不意今日得覩天顏悲慕之懷將無所少抑則涇貴生不可不錄侍筵中聞天語者莫不下淚

成廟嘗於政事日命饋吏曹堂上六承旨兩儀賓于景泰宮大門內酒饌
月山大君自內擎出銀瓶三事大一小二腰兩面皆金鏤御製詩以賜大君曰
此面香醪皆滿大君屬在坐若奉賡因觴之繼又內傳宣命云聞大君亦亨
拙作乎諸宰乎甚慚焉詩雖不可觀韻猶在也諸卿宜和進魚世謙詩
云外罐子金字中藏萬世春主章纔滿淺斟能已醺人其長篇句多不錄

成宗十年

成化己亥奉皇勅征建州衛大捷魚世謙為奏聞使仍獻俘至遼東大監及撫按
官都御史等語之曰被擄人及首級何必并獻於爾師首級則付邊鎮人口則付親
戚不亦可乎吾等當具由奏達世謙以獻馘王庭古也奏捷而無其實將何以驗
後須數四竟不從三大人為設筵公揖而不跪御史云何不跪答以我奉殿下之命
來朝爾師諸大特設筵以禮慰我耳我焉得跪歟

成宗十三年

成化壬寅成廟幸先陵仍拜影殿于奉先寺魚世謙以大司憲扈從寺僧欲饋
百官世謙諫曰以堂堂扈從之臣受僧施食於國體何如況百官皆自費飯亦患無

食上以任意不食世譏其諱臺諫皆不食

李延城君石亨魁正統辛酉文科又魁同年生員進士試一年三壯元設科以來未之

有也申叅判從濩魁司馬試及殿試重試亦無有繼之者其次鄭東河麟趾丁叅

議允禧魁殿試重試李陽城承召權翼平擥尹斯文篤魁初試會試殿試三

場李齊賢成琳魁會試殿試又魁同年司馬試

李斯文亘茂捷文科有文名官至洪州牧使有五子長以養武科咸鏡南道節度

使以范領議政以恭武科鄉宰以范刑曹判書五子登文武科正德丙子 上遣官

致祭于亘茂墓

丁克仁字可宅號不憂軒居于泰仁治經老而登第七十拜正言引年退老于

其鄉訓誨後進以興鄉人行鄉飲酒之禮作不憂軒曲以歌之 成廟下書褒其

廉介賜三品服令本道觀察使以時恩賚

咸鏡道儒生朴元齡善書嘗代寫人疏 成廟問誰所寫也以元齡代命召于政

院賜酒肉出箭筒使書標自以入因以御書屛風賜之雖小藝嘉奬如此
成廟筆法甚高 中廟以成世皆能書識筆法下內藏眞草若干張以自內不辨成
廟與瑢書甚下别以入世皆分類以啓之
韓明澮構亭于漢江上游扁以押鷗有景致嘗有詔使欲出遊賞明澮請
設龍鳳遮日以修觀瞻 成廟不許明澮作色而起臺諫以無君請罪命竄
外尋放還
俞好仁在 成廟朝以文章蒙承恩寵親老乞養由修撰除居昌由校理除
義城蒙召以掌令又乞歸養 上使之輦母來京而不能致御札下銓曹曰好
仁事親因經可除甚謙合州牧使銓[illegible]辭以不可無故經營以毁成憲乃待
陜川之闕除好仁雖在外任 上令歲抄錄進善詩文輒褒美賜母食物以寵
梅溪偉之乞養補外世好仁同被春渥回出當數人比以榮之
燕山甲子洪文匡公貴達被禍其子參述請配眞寶縣自分必死擬古人自

挽作碣銘云大明天下日先照國男子姓洪名忠字直半生迂拙文字之攻
在世三十有二年而終命何云徳意何其長卜于古縣茂林之鄉青山在上灣
詩在下千秋萬歲雖過焉下指點緋細其必有悵然者矣

廉吏

金斯文命中登 世宗甲子文科官至通政居官廉潔嘗為豐德郡守其遞還
世家人撤衙內補席而來他日設讌堂中命中見而問始知之怒責之即束之將還之
遣隣友見而止之以還送無乃太露乎君既不欲留之寧遺我命也笑而與之
成希顔 成廟朝擢科選入玉堂最承恩寵居父喪服闋招致慰問仍賜鷹子
以以養汝母燕山嗣位從幸楊花渡令從臣賦詩希顔詩有 聖心元不愛淸流之
句燕山怒之以吏曹參判遞付副司勇數年不遷希顔見燕山淫虐日甚宗社將危
慨然有撥亂反正之志顧無可與計事者朴元宗乃月山大君之婦弟也陞[illegible]呈貴
為武士所推仰希顔欲與之同事而無交分鄰有武士辛允武者與元宗親密希
顔使允武微諷之元宗[illegible]之以此吾素所蓄積也即與希顔定議又以吏曹判

中宗反正

書柳順汀有特達不可不使知之乃諭其意順汀從之
丙寅九月燕山將遊長湍乃辟希顔等擬於其日閉城門推戴晉城猶反手然遂
僔其行將頏謀者漸衆皆踴躍思奮不可迴止且恐日久謀泄乃於其日夜約
會于訓鍊院其同約者與聞風者爭趨之乃進陣于敦化門洞口分遣力士撲
殺逞吏爲惡者任士洪愼守勤等宮中宿衛亦告及將士等或由水口或縋城而下
爭赴陣前宮中一空乃啓于王大妃君氏奉晉城大君卽位于景福宮廢燕
山君放于喬桐縣市不易肆中外帖然宗社再安希顔等之力也
燕山既廢大臣議安置節目配于喬桐縣内人四内官二飯監一隨往塵上一負鑵
衛去燕山紅衣着笠不帶由内殿門出伏地言曰吾有大罪特蒙上恩不死遂乘
轎出宣仁門敦義門低笠不能擧頭初日宿衍禧宮宿金浦宿通津江華抵
喬桐陪去將沈順經復命回啓曰無事陪去一路髫倪咸奔走爭相指視有狀
意至安置所圍籬密而高不見天日只有一小戶通飲食纔入圍内侍女等皆辨

哭臣告辭則傳語曰以我之故遠勞多謝云 中使傳曰聞前王之喪則不勝慟念
予以宗社傾危臣民推戴迫於衆情不獲辭避以至於此然前王一則若臣一則兄
弟今天氣漸寒衣服物膳可䭾送大臣等啓曰臣等大義已絶不敢向 殿下之
教此於至情賜送爲當 上又傳曰喬桐必無毛衣毛衣及魚物劑送啓曰上教至當
然過則未便使其僅免飢寒足矣至十二月衛將以燕山病疾苦痛馳啓上欲遣
醫救之不及其侍女等曰燕山臨死無他言但曰欲見愼氏即其妃也傳曰以厚禮葬之
且傳朝市定墓直何如大臣等啓曰禮葬請用王子君例傳朝市定墓直不可爲
也傳曰然則令京畿觀察使喪事撿擧令本官禁火禁伐
工曹參議兼經筵參贊官柳崇祖上疏曰曩者前王大失人心幾傾宗社二三大臣因
天命人心奉 王大妃慈旨推戴 殿下殿下迫於臣民之戴不得已正位宸極而敬奉
先王之祀益篤使宰夫監膳嬪姬侍從將士扈衛以扞不虞服御物膳絡繹於
道不幸遘疾忽爾遐 殿下哀傷痛怛撤膳撤朝欲盡喪葬之禮議于大臣而大臣

之議恐未合義臣竊惟君父一体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舜祇載見瞽瞍夔夔
齋慄瞽瞍亦允若豈以瞽瞍之頑而廢我生事葬祭之禮乎太甲敗度縱禮伊
尹放之桐宮冀其悔悟太甲若或未悛而崩則喪葬之禮當何以處之也幽厲亂亡
雖加惡謚王綱未替甫王得罪宗社固不得祔祀宗祧人臣為君喪葬之禮不宜若
是也葬用陵儀別立主訃聞上國情之至禮之盡也宋太祖之於恭帝我 太祖之於
恭讓其喪葬上謚之禮亦可法也上國使臣若聞之則不可不預為圖也文飾以對非
事上亦下以誠之道也 中廟命廣議之皆以為不可施行柳子光力排其說至請付有
司鞫問其情於元宗則以為不宜在近侍 上命遞經筵官兩司以有妨言路請勿遞
命之不得
燕山之妃即慎守勤之妹也守勤之女又為中廟潛邸時夫人方燕山荒亂守勤相妻
龜孫亦同為相府廢昏立明之意遣當赴京一日與守勤從容言及妹夫與女婿
孰親以探其意守勤遽曰世子英明只恃此耳龜孫默然遂行自慮其言之淺未及

回還雍崇悄而卒反正之日朴元宗等使力士擊殺守勤及其弟守英守謙等
中廟即位翌日領議政柳洵右議政金壽童等率柳子光朴元宗柳順汀成希顔金勘李蓀權鈞韓斯文宋軼朴揵鄭眉壽申浚及六曹參判以上啓曰擧義時先除愼守勤者欲以成大事也今若守勤之女入侍大內若正壼位則人心危疑危疑則有關宗社請割恩出外傳曰所啓甚當然糟糠之妻何以爲之再啓曰臣等亦已料之然於宗社大計何請夬決無留傳曰宗社至重何討私情當從群議即夕愼氏出寓河城尉鄭顯祖家

柳濱等反正檄書

燕山時柳濱李顆金駿孫竄湖南見燕山荒亂日甚宗社將危謀推戴 中廟傳檄列邑師未至而反正其檄書略曰 太祖創業艱難 世宗德教休明 成宗一遵成憲節用愛人物阜民安躋世昇平不意嗣王暴虐無道父王陵宮杖而殺之翁主王子流而殺之臺諫之言若寇之讎之戮辱大臣賊害忠良父子兄弟杖司連坐甚於秦法毀人之塚禍及枯骸寸斬之[illegible]之辟此何等刑也奪人妻妾恣行

李光燉爲史局堂上見宗直文集編示譏帝文以爲意指 光庭與門光世爲讐
釋以告燕山遂起大獄宗直論以大逆其門徒金馹孫等或誅或竄一時名流
盡矣子光參鞫其獄煅煉其擬讞之際傳敎若加嚴刻則子光俯伏於
内竪之前曲盡阿媚之態似若申謝者然且曰此輩不可遺一人惟盧思愼搖
手止之曰武靈何至爲此言耶子光少沮人皆以爲報咸陽焚詩之怨也其他逢迎
燕山導意要寵者亦無所不至朴元宗等反正時議以子光歷事多謀不可不使
知之恐洩使人諭之且戒以若或首鼠逡巡則擊殺子光纔聞言即戎服跨馬而
出且使家僮賫油芚隨之人莫曉其意及到陣中凡調遣將士之際倉卒無
可爲符信者即裁割作符人服其智於窘切之日子光懇於元宗等以光既錄
勳於先朝今日之光乞與子房而已無顔爲元宗等以許之而子光方自秉筆磨
勘又不可不錄故父子雖并得參人爲元宗等落於子光術中 中廟初年公論攸
張兩司及玉堂劾其罪惡削勳黜外而死其子房及幹并不得其死柳子光一日趨

中宗三年

朝袖中出扇揮數次忽勃然作色曰在哉此扇之所書也示左右以所書則乃忠臣二
至四字也再三彈指仍歎息曰吾語爾時始出此扇於筵中而把之不離於手伊誰
書此耶在莫甚焉爾若戒在之俄而敗死
正德戊辰御筆下政院曰古人君樂聞其過者小惡聞其過者多人臣知其君
過而敢諫導正者是謂直臣也知其君非而進媚稱善者是謂諛臣也昔唐太宗
外有納諫之量內有慚德吾不敢也若有過失則外廷群臣尚可進言況侍臣之
地乎方今予之得失爾等各陳無諱雖有過言亦不加罪仍賜黃毛筆四十枚
墨二十笏于政院及藝文館曰今賜筆墨凡予過失直書無諱
文宗顯德王后初葬于安山稱昭陵　光廟丙子成三問亂后之母崔氏及其弟權自
新被極刑因前廢后撤宮移厝水濱居民僅識其處　成廟朝布衣南孝溫上疏
請復位時人指以爲狂至　中廟癸酉兩司及玉堂廷爭適時得允復位稱如初卜
吉遷葬于顯陵川右崔提調宋軼金應箕等啟事後啟曰臣等當初深慮

久遠腐朽無餘及開處則內外梓宮俱存歛衣完全然年久只有形體故改以新
梓宮新衣襲凡事無憾且改歛時宮人及內官雖去而如此莫大之事不可不親監
故臣等親監歛襲矣
安南國使臣阮莊等来朝壯京題詩于玉河関門外扉以鳳凰異象爲五彩羅
毛衣讖讖翔千仞常懷覽德輝偶来集金闕顧影生悽悲況復秋霜肅百鳥日
俱非梧桐舊已廻琅玕實已稀蕭韶又不奏歎息將何依振翮凌雲去史滂南
天兆

中宗十二年

正德丙子遣都承旨李自華祭于燕山君墓右承旨申鏛祭于魯山墓其祭燕山
君文曰予以眇躬屬茲國屯上惟祖宗下廻臣民辭之不獲乃至於此兢愧實深予懷
曷已終始友于庶紓斯志一疾斯革天之何酷日月流邁追慕深切茲伻薦奠敬
告予情物至菲薄冀格卑誠祭魯山文曰予主神人今將一紀綏雖云寡施無有
貳緬惟孤墳邈在東鄙香火寥寥歲六十年言念至此良用慚然悽悽人事夫孰非

天修壞之朞有數存焉於昭列聖默誘予衷茲議廷臣僉言亦同天人意愜咸舉墜典守墓有人四時有奠茲將事由遣臣是告冀諒予忱庶歆菲薄

鄭光弼宏厚有量李相克均一見以公輔期之時開史局克均爲摠裁官光弼纔學疏擢授郎廳之任一委編摩燕山時謫牙山尋又拿來罪在叵測親舊訴送餞忽有以廢立來告者座中洶洶惟恐其次光弼夾然曰此乃爲宗社計也仍却肉揲曰未知故主死生也見者歎服咸希顔巂曰右申用漑不能薦一鄭光弼薦之爲相

章敬王后誕元子即仁宗數日上賓中壼虛位淳昌郡守金淨潭陽府使朴祥因求言聯名上疏極論愼氏無罪見廢朴元宗挾功專擅使殿下不得正其始且陳無以妾爲妻之義請復愼氏位號語甚切直李荇爲大司諫李荇倡言愼氏嘉禮在章敬之先今若復位而生子則難爲元子也指爲邪論大司憲權敏手等和之請拿鞫大臣救解只坐徒配朴祥生媚并長而竄逐後處覬覦者淨之請復愼氏非徒正嫡初處置之失蓋欲防禍於未然也而荇等意見乖悖如此及見趙靜菴

為止言首論沆等以言官反請罪之若杜塞言路劾之沆由是不容於清議金
安老杜玉瑩與兩是之論出補慶州府尹、
中廟嘗於經筵講禮記論及恭厲公爲講官金紘奇遵等徵及爲燕山立後之
意領議政鄭光弼亦諷喩之上延訪于他大臣并論燕山魯山立後當否又令弘文
館禮曹博攷古制竟以議不一而寢只令魯山夫人宋氏燕山夫人愼氏生存特官
給祭需以祭之後韓山君李若氷上疏請爲魯山燕山立後且論嵋之死罪狀
未明請示悔悟之意嵋乃王子福城君也前此金安老以朴嬪爲詛呪搆殺朴氏
及嵋并賜死上召領議政尹殷輔等示若氷疏曰此三事雖欲言者拘於忌
諱而不敢言如此之言至貴也權奸當國外托東宮使人不敢言內挾私毒以
害之因朴之罪以及於嵋自上雖有不忍何能止之嵋罪實無名也有一女置民
間已長而士族無與婚者予意復其職則其女與士族皆嫁而追悔之意人皆知
之若氷此論乃扶植綱常之大道也殷輔等回啓魯山燕山不可更議嵋之罪名

不可詳知但已絶屬籍恐難輕議大司憲柳仁淑大司諫愼居寬等聯章論若水欲爲燕山魯山立後茂邪論極爲凶慘媢之罪関宗社而至引漢武悔殺戾太子之事以望 殿下悔悟至爲悖戾請拿鞫定罪上從之弘文館以求言之後以言推訊言者有妨言路上創命之若水乃請免爲魯山燕山立後乃一事也而前後廷議之相背如此

中宗十三年

正德戊寅兩司玉堂藝文館交章請罷昭格署大臣等亦啓之累月不允副提學趙光祖請面對極論之翌日又率館員伏閤四啓不允光祖揪然謂同僚曰日已暮矣言官皆已退我輩雖被罪責當竭誠論列終夜不退以回天爲期俄而敎以此事予豈不討只以其來已久而難之耳翊日召大臣議而罷之厥後趙光祖等被罪嘉靖乙酉因慈殿未寧召大臣論復立之意鄭光弼等議以旣罷不可復立上今更議光弼等再三以爲不可厥後啓曰自上非不知其不可而爲慈殿如是下敎臣等不敢獻議遂復立

己卯春臺諫啓請罷女樂禮書及政府同議啓以女樂之用三代以上未可知秦之
古文用之宮中今若內殿用女樂不可廢也請革外方女樂京妓則勿革兩司請並革
京妓竟以內宴無可代用者大臣難之不果革

中宗十四年正德己卯二月射矢于建春門繫書着門扉政院啓以匿名書不可開見但闕
門故啓之王召都承旨權撥入對教以去月有箭射入禁苑初疑射鴈而誤發
者取審之則裁箭腰還合空其中而納書言朝廷間事其文字非迷劣無識者所
為也且以某日射議政府某日粘榜迎秋門而又射于此云云此必非一人之所為也撥
以退計十餘日間來繫書射政府門而合人以為匿名書即焚之憲府門亦射之云
矣王以予初見此書欲示大臣而似入其術中故不果今射闕門亦只可知之而已

經筵將進講性理大全選抄可合進講之人頗為講習南袞金安國李耔金淨
金世弼趙光祖申光漢金正國柳雲金緣洪彥弼金湜韓忠朴世熹奇遵鄭膺
張玉趙祐李希閔黃孝獻權雲李忠楗等頗焉凡二十二人令政府薦入于三公郞

取士之法

允謂申用漑安瑭等薦金克成文武兼備可堪重任成雲李菤才氣可用菤亦合

遴選李荇有可用之才不宜一特被論永廢不用金湜鄭浣朴英有才行

正德己卯議政府禮曹同議啓曰歷代取士之法規制各異難以編擧唯西漢孝廉賢良等科最爲近古又其選擧之方考諸史可見元朔元年詔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在令長丞相所屬二千石謹察可者令與計偕建武十二年詔光祿勳監察御史司隸州牧歲擧茂才四行各一人四行謂淳厚質樸謙遜節儉也郡國茂才偕計到京師天子臨軒親試云云選取節目詳悉備具今亦倣此才行兼備可用之人令京外審覈名實塵薦京中則四館專掌勿論儒生朝士薦報成均館傳報禮曹中樞府六曹漢城府弘文館亦擧所知移文禮曹外方則留鄉所報本邑守令、、報監司、、吏謹察移文禮曹、、合敍京外所薦開具姓名行實報政府啓聞嚴肅諸事皆特啓稟間有名實虛謬擧之弊亦爲可慮擧主姓名幷錄以憑後考何如啓依允

親策

己卯四月初十日上御勤政殿親策之凡入試者百二十八或云就其中又抄選五十八人王若曰予以寡昧承祖宗艱大之業夙夜孜孜猶不克負荷是懼上下同心期臻唐虞之治于今十有四載矣治效未著人心漸至澆薄民生日益窮困予竊痛焉究其所以必有其致可得悃言其效耶伊欲民安物阜風俗於淳復唐虞之治其道何由帝王之道不遠於地在人乎大夫必有識其大者其各悉著素蘊將親覽焉讀卷官申用漑等課次試卷取掌令金湜等二十八人入啓傳曰古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今宜廣取賢才布列朝廷可也且金湜賢者安得此人將爲師儒之官而恐或不肯其取也今居壯元之列予則有所喜焉用漑等啓以非徒湜也有爲之士多焉臣等亦深喜焉又傳曰今所取之人固皆賢士予之尤喜也金湜爲首也

自先王朝凡入侍之人例爲自下先出正德己卯檢閱申潛於經席啓史官先出使之意上可之議于大臣自首先者先出爲式

正德己卯舍人以三公意啓曰朝講時若領事多數而無故則可並入侍也近者數甚少而或有病故勢難並入侍也以祖宗例見之則無領事而亦御朝講矣今後領事雖有故而亦不廢朝講爲便答曰是也朝講時領事有故則令以次相代上代入明廟初年大臣議領事有故則以知事代入

龍行灾變

赴京使臣聞見錄正德戊寅五月十五日蘇州常熟縣有白龍一黑龍二乘雲而下口吐火焰隨以雷電風雲卷去傍近民舍三百餘戶船數十隻飄入半空墜地粉碎云云是日我國京外地大震大廟殿瓦飄落墻垣揭倒民家或有顚仆者男女老小皆出外露以免覆壓上延訪三公六卿兩司玉堂藝文館夜深而罷而於一時并入三公六卿議此兩司繼入又玉堂與翰院次第入對

顚柳復起

慶尚密陽猪代里大柳樹正德丙子因風雨顚仆越二年戊寅六月初十日大雷雨還起立其樹高三十七尺圍二合抱今上壬辰通津縣有柳樹偃仆踰年還起立縣監李龍俊上其事

大司憲趙光祖啓曰妻父李允亨非於濟物任而無長成子弟請欲殯而來許之

己卯六月令承旨親入啓事 上以便服坐便殿承旨注書及史官二人入啓而退小事則以承旨色出納 且於國忌日依朱文公家禮上服淺淡服啓事臣僚亦以淺淡服入侍

己卯七月遣承旨韓忠賚酒饌往成均館饋官員及儒生等且試製述望日官員率儒生詣闕上箋謝恩 上御思政殿引見同知事趙光祖尹倬大司成金湜等又落點儒生李世銘朴光佑金景鸞等三人講書講畢令陳所懷或對或不能對 上笑之

己卯七月依中朝設書肆以昭格署鍮器破毀寺刹鍮鐘等鑄字印書冊且令不拘公私買造

正德己卯 上御思政殿見元子讀書即仁宗方五歲輔養官南袞趙光祖及承旨史官等

入侍元子以絳紗直領玉帶黑靴端拱對案嶷然如成人讀小學如流訓詁分析
聲音仁厚史官竊視天顔喜容不裁

明宗御明倫堂己卯九月上酌獻文廟詣御明倫堂進同知事尹倬大司成金湜司成李浻全史管

講學正郎丁玉亨講易泰卦又進僉知尹光漢尹自任舍人閔壽千掌令朴薰講尚書
無逸又進生員李若水李宗慶崔彥弘講大學皆論難文義或陳所懷多士
環門觀聽以千萬計

正德己卯十月左相申用漑卒上欲依禮舉哀大臣禮官等議以爲重難不果行之
後趙光祖入對啓以用漑之卒也上欲舉哀而還寢何也臣聞柳寬之卒也世宗哭
聲徹於外至今聞者莫不揀動前日下敎之意甚美而大臣乃以爲無別殿
可爲云其不能將順甚矣世宗於柳寬柳廷顯之卒也金川橋外設幄次行之何不行於別殿其時禮官考例欠詳也

正德己卯上議于大臣八道監司并率眷再朞以遞有府尹則兼府尹則無
界首官判牧使下批慶尚道分爲左右道京圻則依前當仕京營及光祖等

破旋須藁

己卯十月大司憲趙光祖執義朴守文掌令金鏻孫持平趙光佐李希閔大司諫李成童司諫俞汝霖獻納宋好智正言金釴李阜等合司伏閤論丙寅反正時錄功甚濫至分四等多有無功而濫錄者利源一開人懷貪利之心末流難防請去猥濫者弘文館副提學金絿典翰鄭膺應教奇遵副應教張玉校理趙佑修撰沈達源著作黃世仁正字金洞流權檣等 上劄論之大臣六卿亦啓之上不從兩司至於辭職 上引見諭以重難之意趙光祖極諫不可不削之意且曰須以禮曹判書南袞請差 英廟 使出歸以一品之人逢此大事觀望圖避甚邪慝寧相用心豈可若是乎 上竟允之召對政府堂上及兩司長官議之削錄靖國功臣二三等之濫錄者及四等全數及光祖等敗還仍不削

正德庚辰四月冊封王世子（即仁宗時六歲）受賀頒教百官加資其冊封教命文若曰貳極建儲實爲大本永綏主鬯宜屬元良冊爾（仁廟諱）爲王世子爾其早遵尊御親賢遠

俛究服三善之訓以延一國之休 成世昌製進 竹冊文王若曰立嫡以順天經是亘古之大分定名以繫民志乃有國之通規肆稽舊章式擧寶典咨爾元子某溫文其質冲裕鍾懷孝自因心夙盡愛敬之實學不資誨行隆將就之功宜正位於青宮亦衍慶於洪業是用冊爾爲王世子於戲祗服厥命永念艱難爲善孜孜罔或怠乎一日秉心翼翼庶無忝於先王 鄭士龍製進

燕山淫虐

燕山旣無倫自絶于天而內行尤醜不徒有聚麀之穢至於外命婦賜宴于內庭其有姿者輒引入亂之婦人之無恥者或有願留宮中而其所愛幸者則嬖召入宿留而出仍陞擢其夫官職時人以王八債譏之月山大君乃成廟之兄也其夫人朴氏託以保護世子召入內強污之仍崇異其冠服至用銀鑄門書秩亦妃嬪且使之謝恩朴氏慚愧自死戊寅文定王后冊封時同生婦女見幸於燕山者臺諫劾以淫穢之物恐或見叅於大禮請黜於外使不得留在城中 上允之

李賢輔爲慶尙道觀察使以監司職無風憲而本道乃親養所在一間亦請

之門改法後出以壞乃峻立其防子孫親戚無敢伺候於公館者

嘉靖年間謝恩使鄭惟善到北京日本使臣亦同寓於玉河之館欲與我國使臣爭班次朝見不使之同日焉

三陟古悉直國也新羅時稱悉直州麗代改稱三陟我 太祖以穆祖外鄉陞府又庫紅帶於府司古老人云穆祖皇考陵在蘆池洞皇妃陵在東山里弘治己酉因禮曹公事令本道監司定差使員抄發軍人造築兩陵頗毀處始赴役而俄有止勢代停造築之命云蓋年代久遠又無可徵文籍故停之也

方燕山之荒淫也令文武官及儒生三色人充輦夫或稟臺諫亦許充與各燕山曰臺諫不可以充於是凡有遊幸之處駕之而行有時製述論賞其儒冠之辱極矣趙靜菴嘗啓於 中廟曰燕山令儒生駕轎而為士者不知恥至袖筆硯而行觀儒賞給士習大壞豈不寒心今當以變士習正趣向為先務也

全羅道長水縣居馬惟良妻趙氏年百二十二歲齒落還生大如米粒顔上

壽考

黑髮復生長寸許耳全無聞目僅察物而時或不卞四十三歲生子名行坤時年八十扶杖而行監司上其事 中廟傳曰上古堯舜之年亦不至此我國則尤所未聞也令本道給衣食

災異

己卯六月慶尚左監司馳啓慶州呈本月初六日酉日初落月光甚明西方微有雲氣雲間有光似電非電似火非火或如流矢浸空或如流星突過或如紫虵騰躍或如火炬飛散或曲如張弓或歧如釵股變幻多方不可殫窮乍見乍隱交馳急速更發迭出連續不絶大槩放砲之狀光甚閃鑠照燭幽室自酉初始漸向東壯至二更末乃滅

己卯十一月十五日夜二鼓密 教開神武門入諸宰不使政院知之入直承旨尹自任孔瑞麟注書安珽檢閲李構等聞之趨詣閤門外則南陽君洪景舟工曹判書金銓禮曹判書南衮兵曹判書李長坤戶曹判書高荊山花川君沈貞兵曹參知成雲等張燭而坐環立貞雲自外而來會 自任問曰政院不知而入來何

己卯士禍

鄭貞曰以探信呂之故來耳俄而內豎呂成雲曰以雲為承旨可速入對時 上出御便殿雲佩劍趨入自任曰汝既不賴知而何只以宦侍之言敢入耶雲不聽趨入珽止之曰雖有急吏官則不可不與雲何敢獨入姑可遲也遂追及閤門攀其帶欲共入雲擊珽臂而入有宦官署守門者曰何不禁雜人遂共扶珽出沈貞語珽曰以聞 上初怒妄入也未幾雲出袖中小紙授李長坤曰此御筆也此人等即下義禁府特長坤兼判義禁府乃自任瑞麟珽構及應教奇遵修撰沈達源等也皆方入直俄而大司憲趙光祖右參贊李耔刑曹判書金淨都承旨柳仁淑左副承旨朴世熹右副承旨洪彥弼同副承旨朴薰副提學金絿大司成金湜等并拿致 闕庭或有言不可不使首相知之乃命召鄭光弼入對使示光祖等罪案光弼曰重事不可輕裁收群議以定之可也 上命南袞草傳旨袞前秉筆而伏時只有承旨成雲假注書沈思順入侍寫訖進于 上前覽訖傳曰案已就其囚光祖等八人餘悉放之其案以趙光祖金淨金湜

金絿等交相朋比附己者進之異己者斥之聲勢相依盤據權要引誘後進詭
激成習使國論顛倒朝廷日非在朝之臣畏其勢焰莫敢開口尹自任奇遵朴
世熹朴薰等光祖等詭激之習相和附云業中初為誣上行私之言光弼啓而
去之李耔罪名在金湜之上光弼亦啓而脫之是夜吏曹判書南袞大司憲柳
雲大司諫尹希仁承旨金謹思成雲皆以特旨除之仍命盡遞兩司玉堂光弼
請勿遞再三啓之上只許勿遞玉堂官趙光祖等既下獄取招入啓傳曰此事
朝廷已定議不可用刑杖照律可也禁府照啓光祖淨湜絿等四人以死罪上
呼承旨金謹思至榻前書判付曰光祖淨賜死湜絿杖一百遠方安置自任遵薰
薰遠方付處謹思聞 命遞巡史官蔡世英啓曰大臣處更乞議處之 上曰
果可更議也鄭光弼等在賓廳謹思出傳上旨特日暮張燭光弼聽 教於燭
獨驚顧左右請即入對啓曰小臣在職已久豈料今有如此之事爭此人等但以
愚戇不識事理以致如此若干重罪則臣等豈不請之乎 光弼進啓時涕淚緣面鬚交滴 上曰此

米重事當吏思為之呂承昌成雲 敎以光祖等四人次杖遠方安置自任等四人遠
方付處雲書判付而退光弼退須臚又 啓以此人等既免死是天地之仁也但皆
病弱若杖而遠去則死於中道未可知也恐朝廷得殺士之名而無減死之實也 宗
允五啓不允翌朝又 敎成雲以往禁府致光祖等於庭傳以予意以汝等倘以侍
從之臣亦欲君臣同心何觀至治汝等人物亦不為不良也但近來凡事過激使
不平常廷事日非故不得已罪之然予心何安朝廷大臣亦何有私心哉汝等人
物是可咨敢之人而事至於此予之過也其過在予不明於先使爾等至此也
爾等之罪若依律斷之則何止此乎當置重典矣特以爾等非有私心但為
國事而不自知其過激之過也故末減罪之若凡罪因則不必為此諭也爾
等以侍從之人公但誤事故亦以此意又傳以光祖等若依律則其罪甚重也
特用寬典末減罪之意仔細傳之雲到禁府傳 敎後四 啓以他人則無所言
趙光祖以臣雖此去君心豈不知乎臣等亦為果有過激矣大學生李若氷

等上疏明趙光祖等無罪相率入闕痛哭聲徹大内 上問哭聲從何而來政
院對以廣貟傳以儒生之事甚驚愕場中濫入亦有其罪況於闕庭豈可輕
入而痛哭乎其因五六人且令禁軍驅出若水及尹光齡朴世熹金遂性黃李
沃等五人下獄翌日生員林鵬等又上疏論救光祖且以昨日儒生等下獄臣等
不可晏然獨不能也數百人皆待命於闕門外放若水等答其上疏以光祖
等初意豈欲誤國事自 上亦可觀至治近來此輩多有過激之事故不得已
罪之大臣亦欲安靜朝廷非譏邪排斥君子也光祖等既竄群小得志黃李沃
尹世貞李来等三人上疏請誅光祖淨湜絿自任遵世熹薰等八人以逆合論
辭極凶憯李沃初以伸救光祖繫獄曾未逾月又請必殺無赦其心術之無狀乃
如此
柳雲代靜菴除憲長與府僚及諫院官并不就職同辭 啓以趙光祖等俱以
狂疎只恃 聖上言聽計從而一朝加罪臣等莫知其由前臺諫之無故盡遞宗

知其忠必復用光祖然後臣等可殲滅也且刑人於朝與衆共之罪當光祖以忘
不可謂秘也初意此事出於奸邪之徒密啓今聞自上密諭於洪景舟云以熙嬪之
父今趙光祖等羽翼已成矣前日請設賢良科等意以爲甚好到今思之
蓋欲樹羽翼而爲之也今欲盡除去賢良科之人但以卿之婿金明胤在其
中故不果爾此言騰播人以以主人之勢如罪二三書生亦何有難而皆從之間
秘密爲之何若是耶外示親信而内有萌除之心君心如此危亡之兆也臣等累
聞痛哭 上答曰此臺諫誤聞之言也當初洪景舟於南袞宋軼金銓等之家
聞有武士結黨欲除文士之言因共議以爲如是則將生大變自朝廷如此爲
之則於光祖等爲福也今茲之事乃朝廷遠慮欲使安靜之也雲竟被劾罷雲
年少登第倜儻有奇節退居田里慨念時事縱飲而卒
正德己卯十一月二十日傳旨予惟不明于德徒切求治之志而罔有知人之哲閑
舍之際大有紕繆予甚悔焉須若趙光祖金淨金絿金湜尹自任奇遵朴

世熹朴薰俱在侍從以性理之學朝夕勸講予意其為人可與輔成予治擇美官以處之超資序以遷之予之所以待遇之者可謂無負矣不期光祖交相締結附己者進之異己者斥之聲勢相依盤據權要謂祖宗之法不足守謂老成之言不足用引誘後進詭激成習至於議事之際稍異同則必極口排沮要使折而從己以致國論顛倒朝政日非在朝之臣暗懷憤歎而畏其勢焰莫敢開口察其所為歸於亂政事狀已著終難可貸固當按律治罪以明示百官第念前日侍從之故特從末減光祖等以下各以罪罪之此豈予之得已歟唯爾議政府布告中外咸知予意南袞所草也

大司憲李沆大司諫李蘋等合司詣闕請罪安瑭崔淑生李耘金安國柳雲金正國趙光佐李忠楗柳庸謹尹光漢鄭順朋韓忠鄭膺崔山斗張玉李希閔李清梁彭孫吳壽福鄭𤁽李延慶李若氷權礩宋好智宋好禮金匡復奇遵柳仁淑尹光齡權檣巴陵君徽詩山正正叔長城守

己卯士禍

仁嵩善副正灦江濱副正禋三十六人書于單字 啓之且請罷賢良科中廟引見兩司長官亦以黄李沃等請誅光祖等疏 敎曰朝廷若消公論則儒生安得爲此也又召領議政鄭光弼右議政金銓入對亦臺諫單字及李沃等疏曰近日災變蓋出此請罷事何以爲之光弼力諫其不可詮亦以爲根本既已罪之其餘不必歷々治之 上遲疑不決翌日傳曰當初能澄其首魁則餘黨雖不治而趨向自當正矣大臣視國事如他家之事緋徊顧望不定是非此不過觀勢以彼人被罪輕重爲後日自處之計耳比之治木根本既斷則枝葉自痒矣臺諫不務治本而徒欲治枝葉是不知務也領右相其並遞之新拜他相可也是日御筆除南袞李惟清爲左右相即召對于丕顯閣 敎以加罪光祖等之意又召禁府堂上沈貞孫澍等 敎以光祖淨湜絿賜死自任遵世喜薰絶島安置袞惟清貞等 啓以四人中當有分別其魁首足矣孫澍則請并於絶島安置以示好生之德 上曰光祖死無怨

措諸獄不恭之事亦可死也賜死餘人並絶島安置又使衮惟清御揖前議
兩司請罪之人分輕重罪之庸謹山斗靡浣等外方付處淑生籽彭孫諸
若氷希閔延慶尹光齡李忠楗趙光佐宋好智宋好禮等追奪告身安瑭
金安國柳雲罷職

南衮以大提學拜相請免 上問誰可代者衮啓曰被罪人中有數人可當者
而新被罪惟李荇甚合秩果然 世宗朝有申檣辛碩祖為守大提學而
荇則猶未為嘉善此外未知其人也 上特加荇嘉善拜守大提學

韓忠以弘文應教覲親于忠清道過振威縣遇一人服儒服袖出長書條
列時政得失且其言論奇辯問其姓名不答長揖而去忠大惑之以為贊
知隱淪者還朝 啓達其書下諭外方物色求訪後聞之其名權韓初
為燕山章姪張淑媛家書題 蓋為奸濫者也蓋忠見欺也及士林
禍作李蘋柳灌等劾忠欺罔拿鞫杖流巨濟辛巳辭連必處讞獄死

杖下

己卯士禍

趙靜菴謫綾城未幾賜死公出跪庭中聽傳旨問 上體若何次問三公六卿姓名沐浴改着新衣殊從容都事柳渰有促迫之意公歔欷歎以古人有抱詔書伏傳舍若何其異耶又以愛君如愛父天日照丹衷遂仰藥嘔血而斃未絶乃縊之金冲菴淨配濟州踰年執義金獜孫司諫蔡紹權等請加罪賜死臨命作詞以投絶國兮作孤魂遺慈母兮滯天倫遭斯世兮隕余身乘雲氣兮歷帝閽從屈原兮高逍遙長夜冥兮何時朝耿丹衷兮埋草萊堂堂壯志兮中道摧千秋萬歲兮應我哀奇遵竄穩城亦同時賜死

趙光祖收敍

仁廟嗣位大學生朴謹等上疏極論趙光祖學術之正先王為群小所誣請還給職牒以正士子趨向 上甚加嘉奬廷臣亦有言者而慎重不敢遽施蓋有待也及大漸傳于大臣以趙光祖金淨奇遵等復職及復賢良科事云諸

先王特可從容爲之今予病如此不可不爲光祖等并復職賢良科亦
還給可也及 明廟初年李芑 啓請還罷其科今 上又命復科趙光祖贈領
議政賜謚文正
趙靜菴等旣被罪議罷賢良科執義柳灌進 啓以此科初選時各擧所
知而薦已若則排棄之及試取之日禮曹以爲此人等不必入場至使書吏請
入安有如此冥心事之雖其中有可用者然無行者多參試場之事亦甚不公遂
罷之以正欺君之罪正言趙璨以首謀行此科者安瑭也領相鄭光弼以初議
此科之時臣意以爲不可而不能止之及取之果多賢能之人大抵我國人心不如
中國之人淳朴後契必多故不欲開端然薦擧不公之事臣未聞也謂安瑭主
之者不然也申用漑崔淑生力主其議安瑭於其子參選之時以爲無顯行而
避嫌矣豈有爲其子而設此科乎其後用漑亦悔之語臣以吾之初計誤矣特進
官韓亨允以此科初欲廣取故自 上信而從之終乃抄選其數皆趨附之人

也其建議者皆盛氣熾張順孫惠繼甫因言時事並斥去在朝者皆愛身而
不敢言大臣初誤建議今知其契宜遂啓罷而言不可罷安有如此僨事
爭先縱臾初設時非祖宗之規又有後故契謂不可為也及既取之多有可用之
人故惜其人才而謂不可罷此臣之意也論議豈可苟同大司憲李沆只金湜等
初非嚴科乎若也才學短淺不能及故數少抄選而試取也今不罷此科則
權臣之欲植奸黨者必籍也此灌只湜今不知書承旨金希壽只豈可云
湜今不知書臣見其古文最難解處必能剖釋之修撰李沆後改名薇乃芑之弟
祖宗灌佑聖心開悟知為亂政而治之大臣無一爲 殿下子孫萬世之計須皆
請國切臣抑削本非大關至率百官請遵改而今社稷大計危亡所係之事不
力爲之光弼只臣迷劣不知何以則國好也必罷賢良科而後可乎今若率百
官諫爭之事臣未能料也其欲使率百官而請加彼人等之罪乎聖明之時安
可如此乎 上初命勿罷科只勿敘顯職竟罷之

庚辰四月李信誥以院告金湜自善山配所逃亡歷抵諸處欲使其子德純及門人金流宗等除去南袞沈貞洪景舟等云信本平安官奴也少逃後爲僧聞湜聚徒講學願受業門下長髮等士字湜謫居之學大學立志勸善見其奇之遠湜被罪猶隨行因而上京告變也 上御思政殿門下書八道物色購捕五月十六日湜自經于巨昌境隨行人于音山告本縣傳報觀察使馳 啓命送宣傳官與李信識湜面者檢驗實容然後放其妻子等

辰 重出

正德庚戌四月冊封 王世子（即仁宗時年六歲）受賀頒赦百官加資其冊封教命文 王若曰貳極建儲寔爲大本承祧主鬯宜屬元良今冊爾（仁宗諱）爲王世子爾其尊師親賢遠佞克服三善之訓以延一國之休戚（世昌疑也）竹冊文 王若曰立嫡以順天經是亘古今之大分定名以繫民志乃有國家之通規肆稽彝章式舉賓典咨爾元子諱溫文其質沖裕鍾懷孝自因心風盡愛敬之實學不資誨行溢將就之功宜正位於春宮永衍慶於洪業是用冊爾爲王世子於戲祗服厥命永

合銀雖爲善欲々因戒忿乎一日東宮冀々庶無忝於先王 鄭士龍纂進

金參判世弼嘗入侍經席講論之際 啓以趙光祖常時信寵之一朝賜死至爲痛

惻、視此孰肯盡心國事乎領相金詮左相南袞右相李惟清詣闕 啓以閣

須日廷中有一宰相以趙光祖被罪爲非云 往宰相列者如此爲言請推者大司

憲洪淑大司諫趙邦彥等合司請詔獄推鞫竟坐杖配

嘉靖壬辰十一年東宮近處有灼鼠詛呪之事且作假像懸木牌書不道之言捕

可疑人鞫之指以朴嬪而爲賜朴嬪及福城君戶媚死兩翁主廢爲庶人唐城尉

洪礪死杖下光川尉金仁慶竄外左議政沈貞以交結朴嬪亦賜自盡連累

被罪者甚多鄭光弼以爲涉於疑獄且王室至親不可拷掠欲緩之而不得特

金安老主張此事鍛鍊成獄因以擠陷平生有隙之人貞惡積罪盈天道好

還雖其自取而以此成罪人有不服者翌年癸巳又於闕內臺隷廳懸假像掛

木牌書凶悖之言掌令蔡無擇正言鄭從濩等見之即 啓以洪礪餘黨

尚在又試前日之課因欲益以明前事 上命招三公兩司禁府堂上入對又
以光成之人不可使知之並召領府事鄭光弼 上以今見壁書字畫及訖
施爲與前課相似臺諫以啓凶類欲益以明前事之言亦似不遠矣但前若
洪礪自服我書而死此筆畫與前無異豈死者更來而書之乎甚欲亂朝
廷者必爲乎前壁書其時推官亦皆見之矣其各言之左右或以爲字體相似
或以爲未知相同 上以此與匿名書無異前則於東宮爲之故驚異而推之今
不意燒破則朝廷自靜也光弼進啓以大獄不可數興燒破之教至當人心
如此而大獄累起近來天變甚多未必不由於此也領相張順孫左相韓效元右
相金謹思等合辭而請自 上裁斷禮判金安老以今見書體不如前書之
熟與前不同也大司憲沈彥光以自 上以書體之相似生疑甚不可也 上意
如此則下人必揣度以前獄爲虛妄也洪礪福城君兩翁主之罪皆斷自
聖衷父子之間至情所在易爲動搖此必朴氏及兩翁主家人之所爲欲使混淆

而疑前獄也前者鞫獄特脫漏者甚多其時推官物議至今非之大司諫尚
震以見其辭則布置施為無前此一臣之意若此人則雖無千金豈可盡書乎
兩翁主皆在都下僕隸根據若使歸鄉而僕屬隨去則禍稍息矣無擇
以須者既待深入快待施法今又為之掛在兩司而見處其欲混淪之計明矣
因上疑其無前辭相似臣詳見前後所書其生熟頓不相似雖玉石俱焚必
窮推而後已也安老無擇等之必以為不同者以其前日已有我書而就死道
執義金希說 諫尹豐亨掌令柳璘持平安珽金璽獻納林鵬正言鄭
從濩崔輔漢等皆啓以不可不鞫 上不從其公懸賞購捕金仁慶妻從
洪夫配所洪鱗妻使之門外居住彥光震等合司請鞫兩翁主家奴僕五
啓不允而退副提學權輗直提學南世健典翰趙仁規應教李任副應教
許沆校理成倫河繼先校理黃琦副修撰洪春卿博士洪暹等上疏論
鄭光弼以為素起大獄天變由於此其言至為悖理光弼於朴氏林以親

戚交結甚密物論鄙之及權奸之敗往來救護洪麟之獄曲爲逢迎今若復
引天災欺誑 殿下不識於言表耶云云光弼之言真得大臣告君之體而
醜正之輩公肆詆斥如此其所謂欺明者乎
中廟朝嘗失宗廟神版一位人皆疑下輩欲陷 殿官而爲之因參奉及守僕
等鞫之竟不得端緒鄭光弼爲推官以爲此乃疑獄若期於得情則嚴刑之
下必多冤濫屈服之無枉死者後刑曹偶捕賊人問前後所犯自服偷取位版
藏諸某山 殿下依其言尋得之咸服光弼識見之神
金安老賦性姦邪濟以文墨之才在小官人已知爲小人及其子禧尚公主（章敬王后一女也）
驟加陞擢甲申爲吏判以專權亂政竄黜于外安老圖復入之計自言我若還
朝則可以收用己卯士類遂伸中或有信意然而欲援之若又使其妻黨蔡
無擇倡言東宮孤單必用安老爲羽翼（時文定王后主壼之有兩間飛語）時李彦迪爲司諫爭之
以觀安老處心行事真小人也今若復用誤國必矣大司憲沈彦光等以爲

彥迪在謫安老不待入即刻殺彥迪安老既得志又放還金絿朴薰等嘗贊
前日之言錮廢己卯遺存之人甚於前日人於是益知其奸且慶興大君王室至
親及公卿大臣竄死相繼至有欲廢國世之說中廟屢恨欲去之戚畹或有微傳
內間者意若大憲梁淵大諫黃憲等共議劾之猶恨其不濟蔡無擇之堂叔
蔡洛方爲司諫於中學一會之日特除同副承旨淵等意於是大安一啓即命
竄之行至振威莫院賜死其黨許沆蔡無擇並賜死時三公尹殷輔柳溥
洪彥弼等以安老等伏誅宗廟幾危而安請告廟陳賀梁淵等以論賞加階
金安老憑籍公主之勢欲割受壺串牧場爲田鄭光弼爲司僕提調執不可
曰國家牧馬之地決難割給勢家可待老夫死後爲之安老深銜之將議遷
禧陵章敬王后陵也以光弼曾爲摠護使奉安先后於不吉之地構捏請置重典 中廟
減死流金海光弼先已謫羅歸懷德村舍不意金吾郎馳至家人泣驚惶涕
注光弼方對客而博奕虛不撤俄審末減流配稽首以 上恩至矣遂夜寢睡

冀恩如雷明朝束擔登途無一毫見於辭色未幾安老死呂安老竟受牧
塲及被罪還收之
李文則思鈞龍灘不肯若時俯仰不容於己卯士類出補全州府尹及趙
金等被罪召拜副提學特筆意思鈞必懷憾於彼人而進用之也及來辭
職以先祖等被罪事臣不能詳知必是欲為善事而不能無過中償疾者
多而然也又伏見 傳先祖等之放竄自思之間 上若知此人其為國事而無他
念則其罪當赦而不減恐人心有所疑阻也賞罰雖出於正大若有濫
則大業君德也古人有一言悟主者如臣無狀安有回天之力乎敢辭 上不
許思鈞非從不附袞等之論救先祖等甚力正言趙琛擊去之後為是斜
又將金安老除慶尚監司安老方為相出餞於興仁門外思鈞問之由崇
禮門而行其偏韁如此
李流者世仁之子也 中廟反正之初世仁為諫長有直聲流以無行不容於

士類己卯爲慶尚左道監司與文瑾約　爲是日酒以先祖等被謫來
來言於瑾歎然於夜入房流揚揚自得論夜客來求呂拜都憲鄭光弼
以我流之父友也流豈不足我言可以救解善類流論居士類不遺餘力作遂
不聽光弼之言終乃駁光弼其邪毒如此其赴呂也歲陽弥守文繼呂以詩送
之以朋公此去仙登仙鑑鏡應須刮范刺此後豈無三窟先餘首鶴上秋天
流喜而受之士林側目

李資成繼孟

李資成繼孟倜儻有大節鄭光弼有寄相李己卯士類處事道中繼孟頗
裁折之遂被劾退歸金堤村舍及光祖等敗呂拜資成繼孟莫不以消等
介懷每歎善類見擯摩小詩志欲爲伸救大將衮等流沸而挺散敷而卒
南衮初與沈貞洪景舟等謀禍士林議已定以爲舉事時不可不使本道

兵判李長坤

兵判李長坤知之時李長坤爲兵判無禁制家徼其不往三注救刺以疑其心乃於其夕
使急脚持小簡招之以國有大事可即入來長坤疑社與江門外謝從已啟去

爲黃借馬於友人到景舟等所覔處猶未詳知其曲折又詣闕門外始知撲
殺先祖等之議攘然入對榻前力諫以爲欲祀不可加人重罪宥若行盜賊
之事請召首相鄭光弼議之景舟欲勸 上速次作起勢長坤韓輅擊其肘
止之是日得緩獄事長坤之力爲多終爲袞等所擠削爵黜外長坤嵬度卓
犖有文武才 中廟思須用給職帖辭小還泥之竟錮廢而卒
成壽(守)琛與其兄壽(守)琮以才行推重士林己卯秋壽琮擢第時南袞金湜
及趙靜菴爲試官及榜作李沆等倡言以壽琮對策不成文理而趙金等
用私取之袞不得下手且恭榜之人皆是出其門下者可而交章請罷其榜
上難之問諸南袞只削壽琮名後更赴擧庚申初試前列而袞不得害能
令 上初年其子成耳該其虛命復科
嘉靖壬辰 中廟教以何以造得危清節素著至老不衰爲衆信服其 啓
之以參贊趙元紀對 命趙將崇以元紀言爲歷潔次瑩封之餘必先周姊

謹次

醎淡由來本在鹽
水雷方驗句翻尖
陰陽消長存常理
剖破何須用斧鐮

又

憎學真如食足鹽
荀睬其本孰知夫
元來消息盈虛地
不用斧斤不用鐮

謹次

半睬林禽半沼魚
餘輝未定桂生鉏
玉肥今夜欲顛少

妙雖形筆舌尖靜裡默觀消長理日圓如鏡又如鐵中擊御歎賞後有文
業止進以請以半月為題仍呼魚鉏輿三字神珠缺碎鬪龍魚剛殺錢鰭半
蝕鉏顛倒望舒仍失馭軸已輪折不成輿後有次魚韻以半壁依然出海魚簿
將光彩照浮鉏桂造宿先無多地擣藥殷勤倫輿 不知誰人所作亦可為其次也
李瀷叟迎慶為校理 中廟嘗御前對有啓若曰今欲致太平須擢相當代
第一人迎慶進以是指趙光祖也光祖誠賢矣然今之用人須踐歷多人望治然
後可以授大任光祖聞之馳見迎慶泣謝之及黨禍作南袞李蘋等錄啓流竄
人姓名迎慶為之首 御筆抹去且教以迎慶等知其為人其勿竄
己卯賢良科榜目盧領議政守愼作跋以為學削科非 先王意也昔我 中
宗大王特為國在得人然其進也之必求詞章訓詁或一或無亦只在此不若離
賢且能自有限拘無所於廣用乃倣漢遺制令大衛門及八路各薦有學行者
得一百有二十策取大庭數庭列宿盡一時搬搬閭人 上悅喜言士振 於朝

不向銀河渡彩輿
誰揶銀鉤欲釣魚
玉河清淺本無阻
紫皇未起巡遊駕
何待成輪引法輿
庚子夏月

又

民拭目於野未幾風雨杜起淪天蔽日法罷至此〻特細事尔久則 上意自解
扶恢復之路 仁廟善繼先志思有以明之五月末命憑几乃眷及我 眇冲
年在位過用事者改之悅而大措遍爾工虞豈不重可慟哉今我 主上殿下
聰明睿哲遠邁成昭承 慈殿詔旨遂次第行之煥然可述非光前繼後孰
能與於此嗚呼一科罷復若無輕重于國尚可以觀世變驗士趨焉則斯舉也
豈非斯文一大幾而 四聖相傳之意亦已蓋矣何其休哉予嘗語金君讓以靡
不錄鑿我獨無莫孤 上寵而淡先迹乎尋聞崔君踏實主其事與沈君希
宜忘依宗溪 壽金君顥男議以充合訪止外孫集錢謀錄悉宣故例須索當時傳 旨
等辭冠之卷端并子先諱下略序薦目歷官子孫既又要予爲跋噫何其止
咸謂其惟其異也不可不跋乃謝以廿子周而錄成亦一異也予是灘望門婿
悲喜又甚
任判書奉佐疾病甚友洪思齋進法門之見其病重不覺潸然佐抽唐

音一帙授之以爲我狀啓一篇其達於北上如此各衙門跟隨代立者徵價非於
本身甚濫朝廷議令該曹收直分給[illegible][illegible]啓以此非所以養廉也其待士大夫不
已薄矣
李梅齋彦迪爲金州府尹因求言上疏累千言爲綱者一以人主心術爲目者十以
嚴家政以養國本以正朝廷以慎用舍以順天道以正人心以廣言路以戒侈慾以
修軍政以審幾微極其忠讜 中廟深加奬歎以古之真德秀無過也 命傳示
東宮及 仁廟即位擢授右贊成彦迪再辭 下教以往年先王賜觀卿疏固已
歎服且於書筵開講說予爲卿留意久矣豈不合貳公乎乃就職

明宗之元年士

嘉靖甲辰間杜虜大入寇圍逼皇城中朝有請兵我國之意議或有慮遠
陽遼東不知而人民攔入則有難處之事 上以西方爲憂柳灌從贊成出爲平
安監司時方有大小尹之說廷議灌不可出外有以外重內輕爲言者 上教以欲
弛西顧之憂出重臣以鎮之非有他議特加崇録而遣之 仁廟初入爲右相

兄弟友愛
同居不分

金爺奉鳳祥與其弟龜祥鶴祥友愛篤至嘗告于母曰吾家既無婦妹兄弟三人赤心相孚其於同居有何難乎母金氏喜而勉之於是捐約為同堂共爨日用百需莫不與之均一家不敢專一物不以為私焉

嘉靖乙未（中宗三十年）洪忍齋暹為吏曹佐郎許抗蔡無擇等方與金安老締結作威福力圖安老之子祺為銓郎暹不從語觸、搆捏成獄鞫于殿庭杖殺免死長流興陽金吾卒押行到公州錦江杖瘡甚鮮血模糊於衣裾見者避之時有科擧南方士子駢闐上京相值於津頭有一士年最少相見堂堂揚言於衆中曰吾聞洪暹乃士類今者無罪杖流及是小人當國所設也吾輩安用應擧於此時盍相與從此回鞭乎暹在興卧呻痛中聞此言不覺心神灑然徐問其姓名乃林亨秀也

咸昌山爺顏舊第在終南山下洞壑幽邃嘉靖辛丑年間宋圭庵麟壽借爺之鄭林塘惟古訪圭庵謝以詩林塘次之一時文人多酬和成巨軼漫錄其所記者圭庵詩曰

玉人乘月訪幽居
山釀甕開千日酒
狂詩六同傳萬俗
明日送君山下路

柴戶推來樹影踈
盤肴偶得八梢魚
清話方知勝讀書
北堂露落似巡盃

衙罷歸來喜寄居
朝陽已覺鳴祥鳳
松蓋當門能延客
孤舟不盡山陰興
林塘鄭

一庭林月正扶踈
大壑還須縱巨魚
竹窓留雪好看書
絶磴雲梯擬跨虛
咋吉

都憲來尋故相居
登門却憶攢華轂
顏勝西清聯傑作
猥蒙不鄙論文事
湖陰鄭

風雅一世未應踈
置酒今逢換佩魚
籍通東觀借奇書
畫餠充飢席亦虛
上龍

居

城南地僻類吾家
愛酒祇宜頻問月
歸朝幾度閱新詨
從此欲論同氣味
松齋申

六鐵朱門生事踈
駝山何用更焚魚
入室唯應檢舊書
小堂清夜座須虛
光溪

地僻還如小隱居
庭前松老應栖鶴
退食幾回文會友
宵若靜裡工夫得
申靈川

坐來心事自蕭踈
檻外池清合養魚
焚香更喜夜觀書
方寸無塵水月虛
潛

朝回一室似閑居
筆下倒傾三峽水
人歸暮逕月窺櫩
誰向此間初卜築
河西金

餘事無妨時放踈
墨池飛生北溟魚
門掩落花風捲書
祇今俗見境清虛
靜字

身縮金章且索居 雞林此日還留鶴 看睡谷禽窺户睡 朝回日日燒香座 林亨壽
故人多病孟生跡 澤畔當年未吳魚 入巖山翠閒琴書 松月岩窓夜幌虛
寒齋寂寂汜傍居 志不公侯吾與點 欲為天下無雙士 思把一尊論世事 石川林億齡
地僻门前馬跡踈 夢遊江海我知魚 肯讀人間非聖書 遠來風疾正辭虛
欲令丘壑為移居 忙裡朝衣齋後冕 將身特健囊無策 屈和篇章描景餘 朴忠元
長對南山揆碧踈 閒中事業察鳶魚 挽世歸淳腹有書 始知名下士非虛

乙巳禍作圭庵公被劾歸清州村舍退溪先生寄書曰圭庵昔在風塵中瀟洒不作風塵容今歸清州學耕稼青城穀熟如姑射肯將榮辱入靈臺一簞一瓢師顏回吾聞天地有至樂非金非石非絲竹同志之人與我違獨抱塵編思是非丁未有後命金吾郎至公跪聽傳旨沐浴就死貽書訣其堂弟琪壽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一子託君吾何憂焉其戒子書略曰毋以余之被禍沮抑勤讀書戒酒色喪事從儉無違禮貌悅而生不如無愧而死筆畫飛動凜凜有生意其平日所養亦可見矣時年四十九今

上初年命復爵玉堂上劄請加贈 不許

鄭磏順朋之子也號北窓生而清秀及長無所不通如天文地理音樂醫藥筭數華語皆不習而能嘗隨其父朝京師與華人語皆驚異之超叙六品兼醫筭家三學教授歷抱川縣監當其父上變之時力諫不聽因而大忤不見容屛處于外多在果川清溪山揚州掛羅里常使奴子劚藥清早未起嘗服之乃始言語未幾病卒四十年休其山居也能知山人下所爲之事曰某家方爲某事後驗之果然蓋其學似出於禪家陳摶之類也

燕山方肆淫虐有人以諺文書其惡貼于街路或告之燕山指其時被罪者親黨所爲盡逮捕竄配之人拷掠慘酷且禁中外毋得學習諺文 中廟朝金安老專權肆毒有貼於鍾樓柱斥安老及許沆蔡無擇等之罪惡時貞生死未久持議者指貞子思順所爲拷死獄中 明廟丁未鄭彥慤告良才驛有書曰女主執政於上姦臣李芑等弄權於下云云於是三公尹仁鏡李芑鄭順朋等請加

重出

罪乙巳連累之人或死或竄有差

三陟古悉直國也新羅時稱悉直州麗代改稱三陟我 太祖以穆祖外孫陞府又賜紅牌帶於府司古老人云 穆祖皇考陵在蘆池洞 皇妣陵在東山里弘治己酉因禮曹公事令本道監司定差使員抄發軍人造築兩陵頹陷處始赴役而俄有只禁伐停造築之命蓋年久遠又無可徵文籍故停之也

李一齋恒長于漢師少習弓馬豪勇人莫與之敵年踰三十始悟爲學乃讀大學退居于泰仁自以年紀已多着述觀他書恐分精力只就大學上俯讀仰思爲終身事業期於洞澈微妙宋圭庵按察湖南就訪其廬由是有名旹 明廟末年超叙六品馹召咨訪治道除林川郡守未幾解去今 上朝下教書徵之除掌令不就恒之學不博而先得其義理或有不達處人有病者問難有成遂隱居于報恩

明廟馹召訪問治道除職不就今 上朝累拜掌令執義皆不起而卒

洪恥齋仁祐常遊湖東有錄退溪先生跋其後恥齋沒後十餘年退溪遇其遊山

時同行僧人贈曰余友洪上舍應吉求道甚切不幸遭親喪過毁滅性痛哉應吉嘗示余遊金剛山錄爲之叙題今不能復記東歸船上偶逢一僧乃所與導遊山者能言當日探歷事余感歎久之聊以一詩見情云楓岳久聞天下勝洪君可惜後來吳盡胸嘗喜憑遊錄隔世今嗟遇伴禪只爲相從同學道非緣長往獨求仙冷烟風雨驪江上回首平生思惘然

許磁

許賛成磁風度俊邁神彩端正推重於儕流嘗爲吏曹判書不受關節區別臧否形迹太露竟爲李芑所構陷謫死洪原平生好義每受俸祿計其用度用皆頒戚隣黨親舊有喪則救之有急則周之身死之日人皆惜之

孝行

內侍別監李元孝進異穀三十穗 賜角弓一張元孝嘗於入朝人得種播養以進黍如秫穗如蒲黃粟如粟 上命於內農所東西籍田種養 世宗

江原道春川府民尹致事母孝母年九十常侍側卧起及扶視具饌物隨母所欲而進之母食乃寢日以爲常又於春秋宴同里人極歡以悅母心同府民洌育生亦性

中宗三九年

至孝母年垂九十常奉闈宼無少倦色又不擇寒暑身自漁獵得甘旨以獻母四節宴鄕黨親族以安母心　文宗

嘉靖甲辰 上昇遐上 廟號曰中宗 仁廟傳曰父王當廢朝危亂之時撥亂反正使宗社再安有中興之功欲稱祖何如 啓曰昔宋高宗議廟號之時或欲稱祖尤袤以爲漢光武以長沙靖王之後入繼大統故稱祖高宗雖中興以徽宗直繼欽宗不當稱祖云云我朝 世祖之稱祖者以中興而以旁繼兄故也大行王雖中興直繼成廟之統稱祖未穩 上命更議大臣等以議諡大事朝廷議定不可更議

領相尹殷輔病卒 仁廟教曰輔相之職百責所萃得其人則治且安否則亂亡隨之故古之明君皆重相臣之選必廣擇鴻儒碩德之人而任之至有拔於版築之中者今首相久闕發期已迫而相次陞當占其代惟我 先朝培養人才可謂盛矣擢而授之及有其人當愼擇有德望者以宅其位 予以否德慘遭大喪憎然所察乃經邦重事皆時大臣如得與輔國之福之柳灌李芑崇卜點于芑而司

仁廟元年

劾遞芑而灌代之

仁廟乙巳三公尹仁鏡柳灌成世昌等 啓赦文內關係國家之言 成廟朝不知因某事始有之而廢朝因循用之此非祖宗之法又非自古人君赦文所載物議未便仍欲止之而須赦之日例及忽忙未及 啓稟今者正始之初不可因用其法請改之答曰關係國家之言如啓去之可也 明廟初李芑啓仍之

尹任乃仁宗之舅也以武人在中廟朝階崇政尹元衡乃 文定王后之弟也爲人姦邪登第雖踐華要而見棄清議銓郎中書之薦皆不得參焉憤疾士林一時躁進之輩又各有所主互相詆斥遂有大小尹之說飛語漸騰戊戌年 中廟忽降內禪之命中外莫測 仁廟涕泣固辭乃止己亥東宮爲火災籍籍指爲人火大司諫李霖等上劄有曰褒姒之漸易至騰凌忌克之禍終成屬階云云辭語太露識者憂之 仁廟嗣位即擢尹元衡工曹參判蓋以慰 慈殿之心也大司諫宋麟壽等論劾遞月竟乘嘉善資一時有長慮者或憂其已甚欲停其論麟壽之從弟麒壽

告以外議云云不聽獜壽之妹夫成悌元情好古獜壽心重之言並不從悌元
一日與獜壽同宿從容語及不必堅執之意終不回反覆重言則佯睡不應獜壽
平日能處己受言而於此事乃固執如此及元衡得志霖與獜壽并被害
仁廟居諒陰執喪盡禮奉 慈殿至孝群小請節哀以保 聖躬不從日以違豫
乙巳六月二十七日雷震慶會樓柱至於褁柱之鐵亦披裂 仁廟疾篤問曰雷震
何處恐 太妃或驚動速遣内官問安七月初一日上仙
仁廟有上聖之資毓德春宮三十年及即位中外以爲太平之治可見遽以禮
陟朝野悲慟若喪考妣遠方儒生以至庶人褁糧奔哭 闕下者相繼期月之
間其德澤感人之深如此
仁廟大漸傳于大臣曰予病殆將不興予無嗣子先父王嫡子惟我與慶源大
君而已諱雖年幼聰睿夙成可付後事卿等其共輔立之明廟時春秋十二
歲領左相尹仁鏡柳灌等 啓曰欲面承傳 教遂引見于内 傳位單字踏啓字

而出又召見經筵等官諭以疾病如此不得終學且與卿等不得再為相見之意
皆伏地掩泣而出
仁廟自在東宮尹元老元衡等謗間兩宮又欲生禍及中廟上昇日閑飛語于
慈殿令 仁廟不自安而元老尤為邪毒人皆切齒 明廟嗣位戊服後翌日三公六
曹參議以上論列元老罪惡請遠竄玉堂亦啓之累日乃命付處外方未幾柳灌
等被罪元老召還初議罪元老時獨參判李浚慶以為幼 主新即位母后垂
親不可罪之衆不聽時 明廟幼沖大小事 慈殿摧同聽斷乙巳八月下密旨于
禮曹參議尹元衡處乃罪尹任柳灌柳仁淑等事也元衡喻于大司憲閔
齊仁大司諫金光準於是兩司會于中學齊仁光準發議欲罪任灌等執
義宋希奎掌令鄭希登李彥忱持平金儲閔起文司諫朴光佑獻納白
仁傑正言金鸞祥柳希春等以為當主少國疑之時忻細之徒胥動浮言
不可因此論劾大臣議不一而罷翌日鄭順朋林百齡李芑許磁等來 啓逆者

大事請面對 上及慈殿出御忠順堂仍召領府事洪彥弼領議政尹仁鏡左
贊成李彥迪兵曹判書權撥左參贊丁玉亨右參贊申光漢禮曹判書尹溉
判尹尹思翼及兩司長官入侍順朋等進 啓任灌仁淑之罪齊仁光淑欲納勸而
爲下官所止不論 啓請分輕重罪之左右或言可罪或言不可罪李彥迪曰事及
光明正大不然恐有士林之禍 慈殿教曰生禍士林非所恤也命竄任遞灌左捐
罷仁淑吏曹判書許磁因順朋之言以灌仁淑附尹任謀危 宗社任絕島安置仁淑
中道付處大憲許磁大諫羅世纘等合司論灌等以謀危宗社罪之罪名過重仁
鏡及芑等亦 啓其罪名過重順朋又上疏歷數任灌仁淑等之罪 慈殿下教褒
美賜任灌仁淑死順朋以下錄勳初號保翼功臣後改定難
同日順朋等面對罪任等獻納白仁傑獨 啓曰自上改事雖細微之事當光明正
大今者尹任事當議于院相而處之而內降密旨于尹元衡使數三宰臣直 啓以
定其罪定罪則是而其所以罪之者大失事体後日奸細之徒必因此端而得之況

罪人及定之名正罪然後國人皆曰某人以某事被其罪也尹任等三人之罪只曰遠竄罷職遞差而無傳旨辭緣亦非國家典法之常也元衡受旨之初當防啓曰如此秘密之事使他人處之恐有後弊況以至親承順爲之弊將難救云則上無處事之失下無貽弊之患而遽自相通于宰相使國家之事不得出於光明正大請推考閔齊仁金光準以尹任論啓事議于臣等臣等以爲國有大臣六卿此事不出於此乃出於密旨不正甚矣齊仁等亦以爲然遂不論啓此則可矣而元衡之失面對時不 亟亦爲非矣況閔齊仁以憲府長官聞密旨之下奔走於宰相之家有同傳令軍卒是雖出於爲上憂勞之心而於臺諫之体則掃如矣執義宋希奎司諫朴光佑與臣同 亟之意相同而不即決 亟徑煩辭避未免逡巡之迹非所以盡言責者齊仁以下請并遞 答曰密旨事於宗社切迫不得已之事也 亟意與朝廷議處仍命指六卿以上傳曰白仁傑假托以正庇護逆賊使你憂國事者不得自安先罷因禁推問大治宋希奎以下并罷職尹仁鏡等曰 亟臺諫以言獲罪

摧沮士氣殺柳灌柳仁淑啓也

則士氣摧沮請恕其愚妄 不允仁傑元情入啓後因兩司啓命勿推放送
柳灌柳仁淑尹任等被竄亂權撥諧 闕啓曰自先朝七年凶荒今年[illegible]而不止民生可
悽自昨昨大風連雨蒙昧不止小臣之意以為大臣竄逐此 國家重事而其罪亦不
分明恐或天意有所憾而然也近者會議人皆不知其端今若以謀危宗社罪之則
乃人臣極罪之名不可不明 幼主即位未逾月遽竄受遺大臣人皆不測其端又因
諫臣人皆畏言而不敢有所論 啓也尹任雖被重罪不足惜窮料 王大妃若因此用心
不食而生疾則豈非嗣王之累哉嗣王於 王大妃有母道焉尤不可不思也飛語自古有
之古之明君不以此罪人柳灌素有腹病朝歇則暮重來于朝堂常倚屏辭而坐
又無子息不敢呈辭扶病力行者是畏國而然也柳仁淑又得上氣證此等老病儒生
位極人臣豈有他心縱有逆心則分明定罪可以鎮安人心今若遠行路中得病而致死
則人皆曰國殺之也伏願平心察之使情罪相稱群心安焉 答曰此事孰不知之且引嫌
處反以加罪為非予甚寒心嫌處若出於罪後則猶可說也此嫌之出久矣恐有奸人

而然也 世宗朝昭憲后父亦被重罪若有罪焉則不可以至親貸之朝廷如是國事
尤譌于心寒焉初撥持 臣草到政院亦院相李彥迪尤多觸忤之言彥迪以爲如
是則反激而從秋衡使削去其中尤甚切直之言既抹去撥抱滕款曰刪沒如此不
如不爲撥〃入對忠順堂例系勳烈秦旋削勳奪爵又加罪付處朔州 出宰令 上朝慶
尚道觀察使朴臣吳狀 臣請褒獎其忠義大節命 贈領議政撥安東人生己卯
之秋久廢復用虛壞好善休〃有容宋獜壽嘗稱之曰推公真宰相中之宰相也
京畿監司金明胤諳政院密 臣桂林君瑠乃尹任之寺姪也任倚以爲以爲與謀瑠
亦知其情且鳳城君玩臣之已妻切親也年尚稚弱及無計慮而無知之人以其稍
優於諸君之中或有稱美者當國家危疑之時貪功樂禍之輩籍此爲亂階者亦未
保其必無也請並速爲善處 傳曰爲國討之真忠臣也瑠逃下書八道大索完山
縣監李坎男捕得瑠奴跟尋抵安邊境黃龍山中削髮爲僧作土室以居獲之
拿鞫初不服壓膝烙刑乃曰尹任語臣曰主上有眼疾何以聽政乎鳳城君及常

當立矣其凶謀節次則柳濯柳仁淑皆以當推宰相可以謀于朝廷而爲之云云遂
蠉之明胤祿勳坎易超三資陞堂上明胤爲儒時盜名得參吳良科拜弘文著作
既罷科即筮仕爲翊衛司侍直未幾復登第改頭換面趍時饕利靦然無恥物議
喧鄙今 上朝削爵黜外以死
進士安世遇捉納尹任婢子毛獮稱名者云是嘗出入大內傳通諺書者也先是有拾
得細囊盛諺簡於 闕庭者其書畧曰近日國事漸至殊常不知死所日夜涕泣欲
移大位於公反覆改丞已通之昨日下 教之事勢難爲之前日 致達之事請速爲之
云云認爲任通于 恭懿 殿之書而遺失途中此乃奸兇等欲誣濯任等爲謀逆自造
其書故遺 闕庭而獲納者也仍捕任之妾與奴婢及女壻前注書李德應等鞫問
獄成濯任仁淑等死後行刑世遇祿勳世遇自少奸邪無狀家在藏義洞其友朴應
立偶言吾今日過迎秋門馬驚不得下馬於心未安矣世遇作色曰汝然則犯國法矣我
當進告即呼其婢子曰將我團領來又聞應立于室中戒家人守之遂詣 政院告應

立之罪承旨咸傅其妖妄世遇乃退其平日心術如此
嘉靖乙巳十月右相李芑啓 聞亟曰近者逆黨自 上不動聲色各適其當人心咸服時
尹任柳灌柳仁淑李煇李德應被極刑朴光佑郭珣鄭希登杖死李霖羅淑遠
竄鄭源李若冰李若海金磻盧守慎李中悅削奪官爵成世昌權撥宋麟壽
李震金振宗沈苓李爓劾罷未幾李霖羅淑鄭源李若海金磻李中悅皆賜死
朝士雖多坐罪者而亦有以未盡此輩誅及未及聞見也李天亟李滉權勿李湛吾異
於金磻等丁熿亦只遞而不罷請與彼同罪且達者已卯之人徒以自己所知爲吳良而
取人其時不能成篇者則已矣成篇已呈則進於吾遺豈是至公之科舉乎 中宗
命罷其科 仁宗大漸之夕命復科 仁宗方病李尹任三父子入侍初欲以鳳城爲
君勢不得爲然後傳位于 主上此安知非任之奸術也請還削其科 上允之天亟以下
五人皆削奪官爵十餘日芑復亟回更闡見則李滉非不知是非者也請還收削爵
之命盧芑之姪元祿力言滉之悟退不[illegible]時論也 上命叙用

明宗元年

尹元衡尹元老既得志元衡爭權相軋且元老憤不得參功臣每發怨言兵曹佐郎尹春年上疏論元老罪惡以爲指斥 慈殿比諸驕姬猜 仁宗爲愚闇至祝其夭死方其大漸之時與王簿李達陽卜其吉凶辜其不吉且語臣曰汝以今日之功臣爲可國乎李芑年已七十餘矣許磁鄭順朋皆有病其能久於存世乎大王大妃丁丑年冊封今已三十年矣士大夫登第三十年立朝者亦鮮 大妃豈能久乎 大妃萬歲後 上亦何以知之仍歷數古功臣見敗者曰其某也如是云云臣子所不忍聞元勳鄭順朋等亦恐被元老之譖如武三思之爲者且及其貪虐縱恣之狀 上招大臣示其疏罷元老職時爲敦寧都正 兩司繼論之命遠竄未幾賜死

丙午四月議政府禮曹同議抄 選清白吏上護軍朴守良大司諫趙士秀工曹正郎金洵孝行吏曹佐郎洪曇幼學朴民獻各舉示勳男加資或陞職有差

豊德人鄭興宗解五行推卜之術於帖冊中列書士大夫五柱并錄 慈殿 大殿五柱有先後先後之說陳復昌與興宗同鄉相知發其事云云交鞫辭連宜城尉子南沂亦并被極刑

許贊成磻少從學於慕齋之門有時望初與順朋等同事而至加以殺逐魚肉士
類非其本心故眾濫等之時論甚以謀危宗社為眾名過重厥後每有伸救士林之言
常自歎曰我其為小人矣多稱病避事及陳復昌拜司諫磻上疏辭職因論
復昌生地寒微賊性奸回司諫重職也國政顛倒物情憤激而至一人為 殿下言之
去之其後陳復昌為大憝劫磻托以憂國陰護出徒排斥為國之人使是非顛倒濈
之後加眾遠竄而死
磻於己巳之變以伸救士類見忤於李芑及錄勳之日 上有并錄功臣子孫可錄
者之 教磻因辭七度而蒙 允他功臣子弟皆不得錄順朋子碩得參李芑作色曰
功臣義當與國同休戚今此并錄之 教公何獨辭之耶芑由是益不快磻後為銓
長兼帶典醫提調芑欲以其親信醫官裴千岭為典醫久任使其帶行錄事來請于
政廳怒捽致其錄事于庭下責之曰余非政廳執筆下吏汝安敢如此之事來言乎竟
不從之芑之怨愈深時剛齋仁亦以伸救士類得眾謫居公州衣食不能自給磻聞之

以其弟齊英除唐津縣監盖爲齊仁有所賴也奸黨斷之會孫語所親崔汝舟

芑來搆陷 許磁

見己之事竟至錄勳心常恨之汝舟亦心服其言而不肖孫與芑有隙也說與李芑方
欲陷之芑餙及聞汝舟之言遂嗾大憲陳復昌司諫李無彊等劾之復昌常以孫
上疏論己而惡之無彊亦以不見容而斷之者也而皆芑之腹心也三人相與搆捏劾以
庇獲逆賊及閔齊英除唐津事初付處于黃海道延安即日定配于江原道杆城
郡即日移配于全羅道樂安郡翌日又移于咸鏡道洪原縣未發芑欲請加孫賜
死搆啓草詣闕未及啓而芑暴死闕中孫得免在洪原踰年病卒玉堂上箚極論
其冤眾見陷之狀 上亦悔悟遣禮官致祭還給爵牒以禮葬之時嘉靖辛亥也 明宗六年

李芑搆劾 李彥迪

李芑在 中廟朝以贓吏女壻不得爲顯職廷議以芑有才可破格許通或以爲不可
李彥迪爲大憲尤主可通之論芑遂躋清顯後彥迪識破芑心術不正爲慶尚監司
時語都事李天啓曰近觀時議李芑必作相芑爲人危險必禍士林天啓俄拜持平
芑爲相乃劾逐之由是芑斷彥迪及天啓嘗於經席啓曰李彥迪有學問人望重矣

然其心偏爲金州府尹上疏以輔養東宮爲言東宮自安又何輔養其心不可知也東
宮失火孝迪欲推其所自出其論不正 主上卽位之初乃上十餘條之戒至以爲封還內
降人主掣手足是皆孝迪兇邪罪共爲之事也且以密旨爲不正而猶且見錄勳籍
安享爵位臣賴孝迪等以計通於臣固有大德矣臣以大義不敢不 啓而司徒劾之
孝迪削勳削爵未幾遠竄天答亦被竄
三公尹仁鏡李芑鄭順朋 啓曰 祖宗朝元勳不在罪秩矣尹元衡乃建議之首者而
久帶從二品至爲未安請遞陞用 答曰今此再安 宗社功豈偶然但元衡則切親故欲
徐爲之矣如是 去之知道云云 陞資憲
黃海道白翎大青等島有荒唐人止泊造作屋宇設冶治船監司鄭大年發軍捕之
獲四十餘名以啓 題聞推閱皆唐人避役潛來者也解送上國以非如走回人之比只給
口糧不給衣糧
仁宗將祔廟 世祖當遞遷 命東西班二品六曹參議以上議之皆以爲 仁宗祔而 世祖

當還 上答議得曰 世祖乃當代四親之主功莫大還之未安欲於延恩殿別祔 仁廟
何如領府事洪彦弼等論其未安至於四 啓允之過數日復招大臣等諭以 世祖不可還
仁廟祔延恩之意仁鏡等即回 啓以上 教切當大臣安玹大諫李鸞副提學周世鵬等
伏閤 仁宗不祔昭穆未安之意或 啓或劄大學[生]鄭磎等亦抗疏論之竟不允令
生
上朝明宗祔文昭時因相臣李浚慶等議 啓并移祔 仁廟而若拘於五室之制則
睿宗亦當還故以 仁廟二代為一室

良才驛壁上書

丁未九月副提學鄭彦慤宣 傳官李櫓以一封書入 啓曰臣彦慤女子從夫歸全羅道
送至良才驛見驛壁上有書關重國家故取來封進 傳曰此不得志而怨 上者所爲也言
招三公仁鏡芑順朋及許磁閔齊仁尹元衡金光準等下彦慤所進書示之以朱書之曰
女主執政於上奸臣李芑等弄權於下國之將亡可立而待豈不寒心哉云云 傳曰近
來與変極多有如此事恐有各別所爲之事仁鏡回 啓曰見此書則非迷劣者所爲也近
來邪論橫騰此書雖不足取宗然見此則邪論之熾不虞矣仍列書應罪人分輕重入

王且曰今此書王非見此辟書而始爲之也厥初定罪特從輕而不依律故邪論如此
此由禍根尚在耳且定罪之意作 教書諭中外何如鳳城君岏宋犨壽李若氷一
罪李彥迪鄭磏極邊安置林亨壽盧守愼丁熿柳希春金鸞祥絶島安置權
權應挺權應昌鄭惟沉李天王權勿李湛韓澍安景佑遠方付處權撥宋希
奎白仁傑李彥忱閔起文黃博李震李弘男金振宗尹剛元趙璞安世亨尹忠
元安鈐付處生員許忠吉言於館中曰李德應不能忍杖服招而已乃虛事也豈其
宲乎請拿問 答曰如王岏今在安方只有苟脉不可加罪大憲安玹執義鄭惟吉
掌令尹釜洪曇持平柳堪尹玉大諫李蓂司諫尹仁恕獻納俞季瑄正言安瑚沈
守慶副提學鄭彥慤直提學元繼儉典翰閔荃副應教沈逢源校理成世章南
宮忱修撰柳景深尹潔正字安命世等幷伏閤論列請殺岏基諫至於辭職乃從
之忠吉三省交鞫刑訊六次不服仁鏡等王以此人與金禧年一揆好爲詭激之言者也
請竄遠方 允之禧年亦以遊館中托以正士習眩亂是非遠竄彥慤又獨 王林亨

秀

壽與尹任同里閈如爪牙腹心每曰尹元衡當殺大言於廣衆之中其與尹任同心亦可知矣且爲亂謫似歌 慈殿褒之曰良士辟書行人見者非一而爾獨來至於臣子職分至當矣林亨壽罪同罰異予甚憐焉云 賜亨壽死梁允溫坐尹任謫海南彥慈爲全羅監司以允溫出入官舍狀 照拿來死杖下彥慈後爲京畿監司落馬一脚掛鐙不脫馬且奔且踶頭腦及骨節破碎而死人咸快之以爲天道有知

林亨壽（秀）以濟州牧使罷歸羅州本家未幾賜死禁府郎馳至本州前例州官同進監殺時適牧使判官皆有故梁斯文喜爲州教授進去亨壽出跪聽 傳旨請入辭其父母而死懇而許之既入應其雖於訣別致遲延刻使視之則亨壽不復入而只於庭下再拜而出其子年未十歲召戒之曰勿學書既去復召語之曰若不學書則爲無識之人學書而勿應擧可也乃死亨秀少登第能文章善射美風儀氣岸卓犖時稱國器以修撰出拜寧會判官有時併日而食或一無數人之餐曰爲將者不可不如是習性也接綏藩胡得其心後妄知事還朝 京路遇進貢胡人盖近我國

而居生者也問通事曰你國林亨壽安在未及對曰亨秀好人也聞你國殺之云然否

通事無以應

丁未十二月初二日日無光日上下有圓形如日又如赤色 上招三公尹仁鏡李芑鄭順朋亦

傳遇災恐懼之意仁鏡亦曰然此似日上有戴非變也反為喜象也為 上家進豐呈

之事廢而不舉至為未安云云自 上遇變招大臣欲聞修省之道而反進諂媚之言可笑

己酉正月賜宴 即位以後經筵官亦于闕庭賜一等酒樂或加資或賜物有差又各給蠟燭

一枝令夜分從容而罷凡宰一人而預宴者罪九人翌日李芑亦上箋謝 大家慈家

尹任柳灌亦被罪後歷叙前後推案及 無辭名曰乙巳定難記令書局印出之史曹郎

官亦欲印私件正郎柳堪言書中紙地不敷豈及印此書乎佐郎韓智源語李芑曰

堪以此書為不足觀也又芑之姪兵書正郎元祿憂芑戕害士類竊言觀叔父所為異

日恐有家禍此言洩於人兩司劾堪元祿請竄 慈家教曰觀堪元祿之言則其懷異心明

矣拿因決杖一百極邊安置 明宗末年始放還

嘉靖丁卯義州牧使馳 啓皇后方氏崩逝依前日 太皇大后崩逝謄錄停朝市三日不為承襲已酉 皇太子薨逝停朝市三日無承襲節次遣使陳慰無進香

李若氷因鄭彥慤進辭書 賜死子洪男亦坐謫穩城其弟洪胤乃尹任之壻也居忠州己酉四月洪男在謫所通書于舍人鄭惟吉校理元虎變（惟吉乃其同壻 虎變即妻兄也）略曰舍弟洪胤性本剛戾自用與咸昌居術士裵光義往來相從推卜滿朝卿相歷言吉凶其言曰廢朝之殺人極於甲子乙丑而終有丙寅之禍今 上亦何能久治耶其他怨懟謗訕之語不可勝記孤哀欲親詰其所以不肯來見亦不肯答書舍弟素驕桀多見嫉於當官者有告變者則門禍必至於不測如之何處之則當於理也欲以所聞自達於 朝則君門遠於千里且不知式例此外有善處是迹之策歟不能盡形於筆端臨紙徒自痛哭而已惟吉虎變詣政院進洪男之書且曰聞此兇悖之說不忍容默歟 啓拿鞫洪胤及辭連人杖至十次處自服與其人謀承并起事其黨等後丁年十六所引同謀之人尤之皆杖死至於或有平生不識洪胤面目而死者一時為空云 案上舍咽崇有志策推查

士林與朴斯文民獻友善嘗同入丙午春塲表題請汰靖國功臣惟善語民獻
尚可以賦此題乎不製而出入於洪沆之借扶充人皆痛惜洪男放還除職惟吉邦彦
等並論賞今 上初其連累竄配籍沒之人皆昭雪放然洪男削職而死
丁未九月 仁廟喪畢 上具冕服出勤政殿階上加上 聖烈王大妃尊號曰仁明 上
王大妃尊號曰恭懿百官陳賀又以權停禮行 中殿冊封禮閏九月謁 廟行酌獻
禮仍取人大司成趙士秀製七歲以進 上嘉納之 賜大鹿皮

中宗十六年正德辛巳別試南袞為讀奏官見一試券下官不欲取而袞力執以為能文者之所製
遂取之及拆封則乃黃憲也紹生之名袞慚焉招見憲于第憲年少而豐有姿貌白皙
欲寀前日賞鑒之明極力吹噓擢拜弘文正字驟躋華要 明廟初年入相年未五
十矣天性陰詖乙巳間以方在喪不得爲勳及爲相自矜丁酉爲諫長劾罪安老之功
百方鑽刺追錄勳籍嘗於賓廳會議加罪黨人之時書書名極罪者甚多如李彥迪
權撥亦皆入應死之中 慈殿以爲過重不聽憲強請至夜深不退又倡爲佐理功臣

之説欲多敎收錄以悅人心由是貪功冒賊之輩爭欲起獄殺人以爲己功尹元衡惡
寃嶸副提學陳復昌劾之復昌遂上 疏論寃之罪假以緩治李洪胤之獄爲辭 即
與逆相表裏削勳奪爵放歸田里復昌初呈疏于政院退來玉堂語館僚曰我今論
劾權臣反被重罪不得復與同僚相見仍涕泣歔欷俄而 御札襃之曰爲國忘身之誠
古今稀罕優於朱雲汲黯之忠不勝嘉歎云 賜中廟衣襨醫一銀盃器表嘉納之褒
慷慨之忠終始莫變云云元衡以欲罪寃之意已達于 慈殿復昌從其頤指而爲之無
獲罪之慮而佯爲倖直之態豈知傍觀者如見其肺肝者乎
弘文博士安名世嘗爲史官修乙巳間日記直書不避復日入史局者見之以語李芑指名世護
逆賊修史不宗鞫于 親庭名世裂衣服書疏論自古無殺史官之時冀已悟 上心陳復昌
希鑽却而不受名世遂被誅朝服牢載而出見者莫不隕淚時校理尹潔與綾原
尉具思顔飲醉中發觸諱之言思顔 丞之亦下獄杖死今上朝復名世職玉堂上劄論其冤死請贈職不許
戊申五月左相李芑見遞洪彦弼爲其代領相尹仁鏡 丞曰見廟堂先生案韓明

滄遠領相九年後還拜左相沈滄鄭光弼遠領相越十年更爲左相其時之事未
可詳也但洪彥弼座目未在臣上請以彥弼陞領相 傳曰不及讓位也洪彥弼 啓曰
凡朝廷公會一從座目令入政府座次前後各異請授座目當次之人職在百僚之長
如引嫌不言則不可收殺 啓 傳曰勿辭仁鏡猶不避讓大司憲具壽耼以座目非降
未便之意 啓於經筵命招六曹判書以上及兩司長官議之皆以爲當從座目且考前
例亦皆從座目仁鏡降左相
己酉九月供傳功臣等子 闕庭傳于領相李芑等曰尹元衡有莫大之功而他無可酬
之事其良妾子女許通爲嫡可也芑等回 啓曰 祖宗朝大有功者許通妾子女有前
例 上教至當非但此也有大功而不爲一品至爲未安請陞資三 啓不允崇長外戚非
國家之福也上年請陞資憲今又請陞一品小人逢迎側媚之態醜矣
庶孼鄭禘辛巳年因宋祀連上變當職後以武斷鄕曲服用僭侈憲府因禁將深
之語獄官曰國有大事欲上達獄官奔告于政院 命召禘問之曰持平韓智源無安

處誨子瑤交厚欲陷臣以報仇須者任尹交結名流以辛巳之人為善流欲收用而見敗今
欲流臣者亦如乙巳之名流也改院以瑈自己免禍之事誣稱大事而來告欺罔 君上
動搖臺諫請罪之移禁府推鞫全家流慶源
己酉命新構仁壽宮于崖淨業院基辛亥復立兩宗設禪科度僧給牒是時 慈殿
方崇佛事妖僧普雨恣為濤張異教大盛兩司玉堂爭之踰年不能得大臣亦率
百官廷論不允尹元衡終始不為進啓蓋不欲逆 慈旨也乙丑 文定上昇明廟從
臺諫之言罷兩宗及禪科
咸鏡道 御史王希傑狀 啓因北方人聞僧普雨與逆瑠之奴為僧者同居于安邊
黃龍寺草庵瑠已亡來到使之穴處聞大索之奇而懼禍及移住于釋王寺瑠奴
亦應松持小紙授雨雨覽訖曰近善吉日汝可退去居數日貸米于同居僧設聖齋于
深谷者亦一貸米之僧尚在釋王寺云云 政院請付有司推之 傳曰欲害雨者造言
判然矣勿推兩司及大臣請推問並不允史書珥書宋世珩獨 啓極諫普雨罹重

晉州私士 □州生兒 遍身有羽 如鶴雛 明宗七年

驕悍一國之人仰戴奔趨如君父而無一人爲言者恐有不測之禍歷數所行悖惡之事累數百言不允

嘉靖辛亥三月初一日酉土壬子六月三十日酉時東方黃雲彌天其色照地乙卯五月晉州居私婢允德懷孕弗罰朔生產遍身有羽如鶴雛

嘉靖壬子下書于八道令郡遺逸成守琛李希顏曺植成悌元趙昱以操行卓異超叙六品授縣監植不就

陳復昌乙未松京親試擢壯元門地卑賤其父義孫以錄事玄官爲縣監或云復昌之母屢經人而歸義孫人尤賤之復昌能文善寫又巧點自衒如與壽聃等亦爲其所瞞爲之延譽及引尹元衡方專國魚肉士林復昌遂附之爲其鷹犬元衡所欲害者復昌即擊之屢起大獄一時名流死徙者極多目爲毒蛇見者仄目壽聃亦終爲所陷而死厥後元衡亦厭之竄復昌三水又以在謫中作英國雜安置而死同時有李无疆者亦險詖締結復昌濟惡復昌爲副提學適爲弘文錄大言於其中曰今番柔休當有薦柔

休即李無彊之字也左右咸唯唯及圈點不得奈烏座中相目曰誰乃不圖也甯我相推
閱者笑之無彊嘗爲　治史往北道州官有周悉乙巳(論人者)摘而深之及渡昌敗無彊亦竄慶
源守令相戒此人乃前日衆瞯謫客者也無顧見者人以爲反爾之報李浚慶爲兵書判書
無彊劾之至以手無文武不可使掌兵權爲辭浚浚慶爲巡邊使到慶源郵亭指城中矮
屋曰無彊所舍也浚慶厚遺衣食物或呼其以德報怨浚慶曰非欲施惠也見其窮困矜
憫之心自不能已云云
順懷世子生六歲以不可不蒙養擇朝中爲學行者稱爲輔養官使時時進見安玹
李浚慶趙士秀任虎臣預其選
順懷世子當行嘉禮尹元衡以其女請安玹大之切族黃大任女子得因卜人改裝五柱以爲
最吉納之親迎之期只隔旬日大任之女忽患腹痛甚重自　上以爲病人不可配　東宮又
難適他降爲良娣未嫁死改選尹玉之女行嘉禮翌年順懷夭沒尹嬪至萬曆壬辰
年未及葬倭賊入京城遂失其屍柩至今未行葬禮

丙辰茂長居幼学安順瑞因求言上疏極言時弊其末又論柳灌木三人冤死 母后臨朝執狐疑之心彼五六大臣出逆舞賊之謀歎因天聰蔽滑義官人皆切齒至於宋麟壽林亨壽亦皆無罪見殺籍没家產天若有知殃慶以其類至近來災変由此
請行大赦云云監司上其疏因順瑞以待命拿来鞫 家庭以乱言處斬籍其家
大司成闕箕以赴京逓大臣 丞請以堂下官能文有手行者擇差副應教李滉擬奏
辭謝病而帰左相尚震 丞於經席曰李滉特身清簡在京之時蕭然若寒士宜可借之知 經筵事趙士秀 丞滉之為人可扶倫俗朝廷不可久棄也 上教曰如李滉清簡之人以病退去自 上亦留念不置仍下手札諭之曰惟爾卓越清簡間世文章不貪功名閑居村巷嘉其恬退之志冀其返洛之日而謝之求吳不仕于朝予心缺然未忘于懷予雖無周文之德爾豈好富春之隠斯速上来以副懇求之意
文定后於明宗為三明廟即祚幼冲 文定垂簾同聽政謝定垂簾儀 明廟亦坐于簾内大司憲洪暹等
争之曰人君當正位南面萬目咸覩 殿下宜出坐簾外以臨群臣從之
文定后於明廟室祀此考之

己酉李洪男上變之後忠州有從民崔賀孫者欲乘時逞術兌眾冒功竊取品官
等鄉會文書將上變或知之捕告于官邑守李致報監司李瀣請眾瀣嗔之洪
男蓄憾司諫李无疆亦嘗有嫌於瀣於是洪男嗾无疆及其妻黨元繼儉搆揑
劾瀣及致指爲殺賀孫滅口護逆賊拿鞫致死杖下瀣受杖減死長流甲山行到楊
州而死瀣有時望李芑之除相也瀣爲大憲劾遞之此獄之憲芑宗主之物情痛惜今
上初年并致給職牒
沈領相連源疾病語子弟曰嘗見大臣寢疾 君問之但祝手以恩不復言及時政吾
心少之今欲及吾精神未亂以盡所懷即疏陳六條曰勤學從諫親賢遠佞恤民愼賞
仁順王后在 明宗朝嘗臨幸私第施賞賚任推 及於經席曰 國母不當出幸閭閻
其一家亦有識之人非不知爲不可而幸其恩澤不爲止之至爲非矣指連源也連源
亦因入侍慙縮無以爲容
閔己文乙巳名士也以持平坐謫今 上朝官至副提學嘗言乙巳寃 旨之下也兩司會中

學罷出之時司諫朴光佑掌令鄭希登或向貽格暑洞或向藏義洞乃指灌尹
任所居之洞也其時元衡耳目者布列街路指光佑希登洩其言于灌任杖死其
餘直還其家者皆以竄謫光任等亦非眞往見灌任也偵伺之学見其馬首所向構
佑
以成罪其或死或生有莫之為而為者云
李樑者國舅沈鋼之婦弟也為人愚而多氣儕流皆嗤笑之 明廟驟加寵擢自堂
不數年升正卿蓋其時尹元衡擅威福 明廟内畏之欲植樑以敵元衡也樑怙寵驕
橫勢熖薰炙一時嗜利之学靡然趍附如李戡權信高孟英金百鈞李鉧等為
其腹心爪牙金明胤鄭士龍元繼儉等以崇品之人阿諛納交醜然無恥惧思獻求
邪媚之人從賄士龍買題得科目公論削科已樑而復科使之如奴尹百源乃元衡
之姪也怨其父元老為元衡所殺亦附樑樑之子廷賓愚騃不学癸亥謁聖親擢試魁中
外籍籍皆言用術得之未踰月薦拜銓郎俄而樑除判書以相避而遞廷賓竭請同
僚薦柳永吉為其代蓋其密友也其時正郎朴素立佐郎尹斗壽頗持請論不

補

從其言逐竄斲之又如李文馨許晫不肯附樑奇大升尹根壽以後進為士類推許樑黨忌之於是李戡為憲長劾文馨晫素與斗壽根壽大升等浮薄相扇削職黜外沈議謙乃樑之甥也初出仕路交游士類欲反樑以為時奇大恒為副提學亦樑之黨也及樑斥逐文馨晫等物情大駭義謙欲去樑從來謀議于大恒〻於鋼族戚也知鋼已通于 內殿得其微旨乃率館僚上劄劾樑罪惡且論兩司緘默不言請并罷職 上即允之旋叙用文馨亦未幾加罪樑戡信思黔鋼百鈞等遠竄孟英百鈞配中道士龍繼儉逐竄李彥忠李重慶黃三省趙德源高敬立李成憲姜應誠尹仁涵等或削黜或罷職樑初以椒親得幸及其勢盛乃交結內官令窺伺 上動止無不知鄙夫患失無所不至其可畏如此

癸亥順懷世子夭無嗣乙丑 明廟久失豫中外憂懼領議政李浚慶與藥房提調沈通源相議自藥房 致于中殿請豫定繼嗣以定人心 中殿書德興君第三子名下之睟

上也未幾疾瘳有白其前事請早定名號者 上甚惡聞之浚慶嘗持大學衍義定

成聽松

國本卷入對極陳預定之意又上疏論之 上不納浚慶因此見忤及丁卯 上疾大漸
大臣及稟浚慶事 教以前日已有所定浚慶以為此乃莫大之事不可不親承 上
教遂請入對于寢殿浚慶大聲稟顧命上已不能言浚慶使注書大書令 上封辭以
請 上頷之遂辭出即日 上昇遐迎令 上于潛邸即位中外帖然浚慶之力也
令 上之入承大統也方遭河東府夫人之喪未葬兵書判書元混都承旨李陽元諸潛
邸扈衛以出乘肩輿由光化門東夾而入哭臨于 大行殯前遂即位百官陳賀時潛邸
下人及他無識之輩皆希恩澤如乙巳錄功之為爭書名投納至於朝士亦有不赴哭 闕下
而先往其處者其錄名之冊成巨秩承旨持來于政院啓 命焚之左議政沈通源自
矜乙丑 登遐之事屢言於公座曰今日主上之承統我輩豈可謂無功頗有貪天之功之色
李浚慶正色不答通源遂阻通源夤緣戚里冒居相位貪黷無厭因公論削爵放歸田里而死
成聽松守琛屢除職皆拜命而不就或問之曰吾世臣也不宜閑命偃蹇若病不能仕則已
定矣易後 明廟特命除司紙領相尚震與之書力勸其出守琛答曰昔文立不薦程頤知

其性誣年老無復當世意故也公非知我者耶竟不起及其卒也諫院 啓曰守深
道逸屢授職輒辭不病仕杜門求志力行吾道窮約以終身宗一國之善士當代之逸
民請於其喪葬錫之恩典以表 聖朝崇奬節義之意 上允之又 贈司憲府執義
明廟嘗視學時明倫堂以手筆諭諸生曰予以涼德叨主臣民雖不及文王作人之盛豈
無慶宗崇學之志乎留意學校欲使人材蔚然而出歲月逾邁迄不見效是乃予作成
之誠未至而然也學貴務本常顧盡名以忠孝爲本皆爲他日君子儒是予之望也
明廟常詣後苑入侍之臣皆 賜酒相尚震素不能飮醉仆道左比還宮問左右知爲震
敎曰大臣在路傍過行未安令以帳圍幛然後乃進輦
魯山墓在寧越郡自魯山終後郡守多暴死世傳爲凶地朴判書忠元起廢除郡守
上官精具奠物致祭其祝文曰王室之冑幼冲之辟適丁否運遜于僻邑一片青山萬古孤
魂庶我降臨式歆苾芬至今四時行祭以此文行之
李文純滉自少有志學問 明廟朝退居于禮安鄕退溪聖賢經書靡不研究致精光

用力於朱子書出處進退一以朱子爲準 明廟朝累擢工書判書降手札徵之或就或不就今 上即位陞拜貳成再以 教書徵戊辰乃就召辭職不許上封事累千言皆切時務又進聖學十圖 上甚虛己待之未幾以老病連上章乞退 上知不可留引見 賜物馳驛護送又令本道給食物翌年庚午以年老至三上章乞致仕不許而卒命 贈領議政祀安東榮川皆立書院以祀之所著詩文及書疏三十餘卷行于世

柳希春字仁仲號眉岩乙巳爲正言謫濟州旋以其近家鄉海南移配鍾城博覽經記無書不讀 明廟末年量移恩津今 上朝累官陞資憲舊例無以資憲除副提學者 上曰柳某可合難無例可除之後遂爲例 上嘗教曰予之進學資於希春者爲多及卒未經正二品宰職法不應贈謚特 命贈貳成

今 上嗣服命盡釋乙巳謫人之存者如盧守愼金鸞祥柳希春不次擢用柳灌尹任以下被罪者皆給爵給産李芑鄭順朋林百齡鄭彦慤等并削爵三司請并削其僞勳 上重難之大臣及郎舍廢官廷論逾歲或上或論至于丁丑冬 仁聖王后疾大漸

仁聖后明宗之
仁宗后

上曰以從公論削勳之意遂命削之祭告 宗廟頒 教中外其以勳增秩者大臣外
勿論存沒削資降職
上即位之二年己巳追尊德興君號德興大院君鄭氏封河東夫人子孫襲職依大
君例四代之後主祀之人世襲都正四時祭牲自官給之丙子 仁順王后上仙三年喪畢
上幸私廟祭之玉堂上劄論其有妨於禮体請博考古礼而行 上不允推恩河源河
陵皆正一品安滉叙六品職且給米布
大明會典及祖訓載我 太祖宗係以為李仁任之後且連弑四王而得國云云指禑昌
瑤奭奭乃恭讓之世子也 恭定王朝始得知其誣錄即遣使李彬奏請改正 成祖降
勅允許厥後 先王續遣使請改而或許或不許及今 上朝適閱會典改纂果遣使
臣竭誠籲請萬曆甲申使臣黃廷彧得禮部覆題謄出新會典所載我 國事宗與
錄於勅書中而來其刊僞辨誣甚詳 上大悅祭告宗廟後年俞泓得印本一卷與根
壽又得全帙而來 命錄勳以廷彧泓根壽為首功前後使臣有功者并命 賜券號

光國功臣於是廷臣請上尊號 上謙讓不許久乃允之上號曰正倫立極盛德洪烈
己卯之禍南袞爲謀主斬伐士林而得保首領死牖下輿情久而愈憤今 上初白仁傑啓
於 經席继而玉堂上劄暴其罪狀 上問于大臣追奪其爵靜庵先生贈領議政諡文
正尊吳討惡之典行於四紀之後公論快之
明廟嘗語夜對承旨許曄 經筵官李遴尹根壽入侍曄言趙光祖以正士爲小人所
陷而死其時至以經過市里之時人皆致敬以得人心爲罪昔宋司馬光自洛入朝衛士
皆手額此皆欽仰而然也豈可以此而疑之乎自 上當察其無辜也具壽聃素有直名
上亦嘗教以直亮之言屢發於 經筵遽因一時之論至被重罪亦爲可矜根壽亦從而
進丑如曄言 上皆不答翌日兩司劾曄好生論議眩亂是非遂逐之是時李樑李戡等
方柄國論遴即於其日泄之也根壽亦斥除果川縣監
金河西麟厚五歲能綴文筆法亦奇人稱神童嘉靖庚子及第即賜暇讀書上 疏乞
歸養 中廟許之以修撰除玉果縣監 中仁二聖继陟謝病歸田里不復出 明廟一嘗以

校理召之不就柳希春竄北臨別曰君遠謫妻子無所依君之弱子吾嘗娶以爲婿若
無念焉柳子景瀣不幸且年歲與其女不親而竟娶之嘗續離騷經悵然題詩曰青
楓江上未招魂白日何時浮照冤荷盖水車消息斷夕陽揮淚洒乾坤又訓門人金宗
檜秦殺岳飛事揆卷垂淚題詩曰楚之辭前歲嘗憑心宋史今朝淚滿襟異代忠邪邦
繫我自然相感漫悲吟遂痛飮罷 時丁未戊申間也
明廟末年令兩經明修行之人李恒成運林薰金範韓脩南彦經等預焉下書召之
其病不能赴者遣醫賜藥敦諭前後至者卽引見咨訪治道並除六品職李恒以白
衣除林川郡守曺植亦承召入對除典籤不拜而退及卒 贈大司諫令 上初年李鐸
朴淳盧守愼建白 上可之成運林薰韓脩南彦經成渾崔永慶鄭仁弘洪可臣金千
鎰柳夢井柳夢鶴宋大立等前後除拜未幾以新創之事下敎止之
令 上朝擢用人才如趙穆李之菡成渾崔永慶鄭仁弘鄭逑金千鎰洪可臣柳夢井
柳夢鶴金沔等以學行相繼超叙六品職

李中知樞賢輔七十一歲丁外憂廬墓服闋除戶曹參判未幾謝病乞浴歸鄉禮安
蓋為退休計也搢紳傾都出餞 中廟嘉其恬退除守中樞 仁廟明廟嘉獎累增崇
政年八十九而卒時子中樑為安東府使希樑義興縣監季樑奉化縣監人稱福壽有終
明廟辛酉選點儒生 殿講沈鏵金戣洪聖民許忠欽李滉禧等五人入格又令製述洪
聖民為魁沈鏵金戣入格命賜第臺諫論其不可蓋所取三人中沈鏵金戣皆椒親
而點落試取是以解人惑也 上不允及唱榜日上將親臨儀仗畢陳是曉天雨震大雷
上即命罷其榜
儒生課試或 親講入格者或直赴文科會試或於初試給分有差所謂給分者三場
所製雖不入格計其不得之分與入格者較多小而為榜也然既曰給分於初試則不可
移用於會試較然矣嘉靖甲子文科覆試沈鏵講經入格而分數小鏵於初試得中
之後又得 恩賜分數鏵欲移用於會試陳疏呈政院時鏵之父通源方據相位又憑
肝腑之親炙手可熱承旨亦非不知其疏意之濫而以欲入 啓獨安方慶力沮不許此

老倔強可取

今上乙酉秋社祭時陳設國稷氏配位版已失即 究其由倉卒令設虛位行之大為搜覓旋得於壇墻內樹下鞫問可疑人乃守僕朱洪陷其署官而偷取埋之也洪論以大逆伏誅妻子并依律緣坐庚寅春太廟第三室廟門夜火起守直軍柳成會見即撲滅因點視各室冊寶亦物則以金銀鑄成者太半無存蓋守僕偷竊後發覺故起火欲滅其跡也其干連人亦鞫問多死者正犯利山乃黃致敬奴也并因其主良久見獲伏誅成會以正兵陞折衝

中廟改玉以後三公姑以所知記之柳洵金壽童二人藎山時已為相朴元宗柳順汀成希顏宋軼鄭光弼申用漑金應箕安瑭金銓南袞李惟清權鈞沈貞李荇張順孫韓效元金謹思金安老尹殷輔柳溥洪彥弼金克成尹仁鏡柳灌成世昌李芑鄭順朋林百齡黃憲沈連源尚震尹漑安玹尹元衡李浚慶沈通源李蓂權轍閔箕洪暹李鐸朴淳盧守慎姜士尚金貴榮鄭芝衍鄭惟吉柳墺李山海鄭彥信鄭澈沈守慶

柳成龍李陽元崔興源尹斗壽俞泓金應南鄭琢李元翼李德馨李恒福李憲
國金命元
國初以來典文衡權近卞季良尹淮權踶安止鄭麟趾申叔舟崔恒徐居正魚世謙洪
貴達成俔金戡申用溉南袞李荇金安老蘇世讓金安國成世昌申光漢鄭士龍洪
暹鄭惟吉李滉朴忠元朴淳盧守愼金貴榮李珥李山海柳成龍李陽元黃廷彧
李德馨尹根壽洪聖民李恒福沈喜壽
李文伅之乞退也 上引見問所欲言對曰古人憂治世而危明主蓋以主有絶人之資則以
獨智治世而有輕忽群下之心治世豈可憂之防則驕侈之心反生此其可愼者也 聖
質高明經席之上通貫文義群臣才智不足以滿 聖意故論議處事之間不無獨智
馭世之漸臣前日進至元龍有悔之言願常留念夫太平極則反有生亂之漸今時則然
也又曰我 祖宗深恩厚澤功德巍〻但士林之禍起於中葉廢朝戊申甲子之禍不須言
矣 中廟朝己卯之禍賢人君子必被大罪自是邪正相雜奸人之得志報復移怨〻〻

又以爲己卯之餘習士林之禍連續而起 明廟幼冲推奸得志士禍不忍言矣臣以旣往之
事言之者欲爲將來之大戒也且自古人君初政淸明正大君有過則諫之有失則爭之人
主又厭苦之於是奸人乘隙而逢迎之今 新政之初凡所諫爭公虛意從之無大過矣久
而 聖心或移安保其如今日乎如此則邪正勢將相分而奸人又勝矣唐玄宗開元天寶
之治亂一君之身而行事如二人者其初與君子合而終與小人合故也 上常鑑戒于此保護善
類勿使小人陷之此 宗社臣民之福也 上曰卿於朝臣無可薦者乎對曰今日在大臣之位
公淸愼亦卿無邪慝之人至於首相李浚慶當危疑之際不動聲色而措國勢於泰山之
安誠柱石之臣所當倚重者無出於此人 上又問學問之人對曰此難言也程門如游酢楊
時謝良佐張繹李籲尹焞諸人不爲不多而程子不敢輕許以有所得臣豈敢上欺
天日以某人有所得乎如奇大升博覽諸書理學所見亦超詣乃通儒也但收歛工夫耳
退溪病亟召門生與之訣子弟勸止之先生曰死生之際不可不見遂加上衣語諸生曰平日以
謬見與諸君講論亦不易事卒之朝命侍人灌盆梅夕整臥席扶起而坐怡然而逝隆慶

庚午十二月辛丑也初八日

退溪雖有退休之志雖承累朝恩眷官至崇品非其志也嘗戒子寯勿用碑石只以小石題其前曰退溪晩隱眞城李公之墓南溟書植聞而哂之曰退溪不足以當此稱也如我輩稱爲隱士猶有愧也

退溪自作墓銘曰生而大癡壯而多疾中何嗜學晩何叨爵學求猶邈爵辭猶嬰進行之跲退藏之貞深慚國恩亶畏聖言有山嶷嶷有水源源婆娑初服脫略衆訕我懷伊阻我佩誰玩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寧知來世不獲今兮憂中有樂樂中有憂乘化歸盡復何求兮

奇高峯明彦作退溪墓誌曰先生諱滉字景浩居于禮安係出眞寶自少好學不喜爲官行年七十考槃之寬嗚呼先生官雖高而不以自取學雖力而不以自有勉兮孜孜庶幾無咎視古先民孰與先後山可夷石可朽吾知先生之名與天地並久嗚呼維衣與履兮托在前阜千秋萬歲無或蹂躪也

萬曆癸未春六鎮藩胡攻陷慶源盡輸府藏殺掠人民而去府使金燧判官梁士毅

以失守坐斬六使李濟臣拿鞫流配濟臣之獲罪非但喪師也宣傳官持標信往刑

燧（岑適燧）有追斬賊胡之功馳 啓其由濟臣意朝廷準罪未減援律文讞覆應死者過三日

乃刑之兩司論濟臣擅止君命擬以死律 上特減死然外議以為原其情罪不相稱也

特穩城府使申砬奮勇殺賊有功擢授六使以鄭彥信為都巡察使留鎮經略誘斬

倡亂渠魁數人六鎮復平

癸未夏兩司玉堂論劾兵曹判書李珥 上不允三司又劾領議政朴淳與珥黨比又不

得允 上引見六卿以上議罪論珥淳者朴謹元宋應溉許篈三人遠竄大司憲李墍

除長興府使副提學權德輿星州牧使大司諫朴承任昌原府使執義洪汝諒昌

平縣令應教洪進龍潭縣令校理金睟知禮縣監司副承旨金應南濟州牧使修撰

洪迪長湍縣監舍人金誠一羅州牧使金宇宏光州牧使李珥拜吏曹判書成渾吏參

李友直大憲洪聖民副提學李海壽大司諫鄭澈禮曹判書方三司之攻珥淳也幼学申

碟上疏極論金瞻金睟洪進鄭懋績亦締結傾陷善類之狀 王子師傅河洛上疏
亦右珥渾設院 亟以疏意偏黨 上即斥黜譴 承旨亦大學生柳拱辰亦上 疏訟三司
誣陷李珥未幾日又儒生李廷友亦上疏論前日拱辰亦上疏乃爲其師而訟屈非都中公共
之論 上兪優答之成均博士韓戭以前疏儒生亦於釋奠祭致齋之日只爲上疏而散去爲
入齋抄其名藏于亭亘擬爲施罰湖南儒生等上疏指戭以奸臣宋應漑之甥欲爲報復
之計賀制儒生 命下戭禁府四鞫減死長流慶興
萬曆丁丑秋有彗星出西北方末柄偃曲末漸大約長三四十丈光芒燭天三閱月乃滅戊
子秋溪江水赤如血五六日復常己丑正月初一日日食同月十五日月食三月司饔院炊飯
鍮甑自鳴如牛吼庚寅五月全羅錦山亦五常隕霜十一月初六日京中大雨漢江水漲溢
十二月十七日京中地震屋宇動搖辛卯三月二十五日下雪冠岳山亦處厚積如隆冬良久乃
消四日京畿仁川及京城西部人家蟻虫分邊如相戰之形其死者分斬首江原道襄陽
三陟蔚珍等處有蟻虫蔽海而出瀰漫海岸有生氣者輒飛去壬辰四月有怪鳥集

于禁苑自昏曉鳴歸天明乃止凡十餘日 大駕出狩前夕乃止四月十八日賊倭犯冬
警報入來之日宮中小池有白氣如虹直貫于寢殿乙未夏自忠州至京江有鰲魚[illegible]
浮大自死者累累相屬於水邊壬辰通津偃柳自起立乙未五月黃海道長連海汀有[illegible]
小石各一忽自拔出移轉五十餘尺而止乙亥十月洪州有大石自起移立十二月瑞山蛙魚
群聚如接戰者然斬頭割腹積在渠京城東大門外蛙魚自死數斛許癸卯慶〻
有石移轉八道狀 互相從不可殫記
己丑十月黃海監司韓準馳報據載寧郡守朴忠侃安岳郡守李軸信川郡守韓
應寅亦密報全州居郎汝立與載寧亦慶居李光守李箕亦及其其人亦謀逆宣傳官
禁府郎子捕之汝立逃大索八道汝立至鎮安境窮急仍歸與其儲邊俟自到且刺其
子玉男不殊載其屍到京百官列立刑之于軍器寺前李潑李洁白惟讓柳德粹
曹大中鄭介清亦或辭連因上疏指斥並死杖下洪宗祿金宇顒鄭彦智鄭彦信
亦遠竄朴忠侃及推官並錄勳

己丑日本國王平秀吉遣玄蘇平義智來聘請我 國通信以黃允吉金誠一充上副
使許筬書狀官遣之庚寅允吉等復命秀吉復遣玄蘇義智稱爲回禮使而遣
之盖逐年往來以覘我虛實也壬辰四月大擧入寇義智行長清正亦爲先鋒東萊釜山
失守巡邊使李鎰申砬亦相繼敗績 上西狩幸平壤又幸義州賊連陷三京告急于
天朝發兵來救明年癸巳正月提督李如松圍平壤拔之賊將行長亦遁走松京漢
京相繼而復退至嶺南賊屯據海上不退如松亦班師十月 上自海州還漢京
當倭賊之據平壤也天 朝遣沈惟敬通使軍前盖惟敬之父嘗爲倭所虜惟敬亦
少隨其父久在虜中識其情形故也平壤一捷之後諸道分屯之賊聚于漢京[illegible]去討
惟敬復入賊中諭以講和之意賊即撤退經畧宋應昌以謝用梓徐一貫充使价而
遣之賊酋秀吉待之甚蔑莫只放還被虜臨海順和兩 王子及黃廷彧黃赫亦久之賊[illegible]
平行長亦揚言 天朝若許和遣冊封詔使則當退師惟敬又往來通言 天朝欽差[illegible]
候李宗誠總兵楊邦亨充上副使遣之既入釜山虜營不肯遣使迎接又不許退[illegible]

宗誠亦留釜山虜營一年或密告宗誠以賊無好意欲拘執使臣宗誠脫身逃[illegible]
還抵京城風聞震駭疑賊進捕宗誠而家實也賊竟不動只因守邦亨馳奏其[illegible]
是拿宗誠而去以邦亨充上价沈惟敬充副使俾完其事及抵秀吉所居秀吉待之[illegible]
無礼且書君許降 皇女則當成和我國亦因兵部諭以不可不遣使之意於是以黃慎
充上使武官朴弘長為副隨邦亨亦而去秀吉尤驁視不答 國書慢然不辱命而還當
初和事兵部尚書石星主之盖出於中國以禽獸畜夷狄之意未為全非而及其救討之
露而惟猶信惟敬詐諼之言每以夷情為可保欲爲且結果終至見辱於小醜此則星之
罪也星惟敬俱下獄丁酉 天朝發兵來援大將楊元守南原陳愚衷守全州賊大舉陷
南原兵使李福男討使任鉉接伴使鄭期遠亦公死之楊元突圍僅以身免全州府尹
朴慶新聞南原失守之奇稟帖于 天將請棄城而去不從州人至殺把門虎兵慶新輒
開而逃於是賊蹂躪下三道郡邑長驅至天安京城洶洶東宮奉 宗社及中殿由東小門
出向關西經理楊鎬在平壤聞賊深入陪道以進往劉考城遣輕騎迎擊於天安敗之人

心稍定賊亦撤退或云寇至忠清而止乃秀吉之令云兵部尚書邢玠継至留鎮都中鎬率諸將追賊圍清正于蔚山境島山新城固守不下會大雨雪人畜多凍粮運亦難乃班師時分四路進兵麻都督貴隨楊鎬攻清正董都督一元進攻泗川之賊陳都督璘率舟師由海路夾攻賊勢甚盛而諸將不相統攝各自偉功輕進董提督遇伏兵大敗他路皆不利而退邢軍門有賛畫丁應泰者劾楊鎬三十罪革職萬世德代經理而來然鎬將下有紀綱令風生東人稱頌未幾賊酋秀吉病死賊次第撤退三道統制使李舜臣領舟師邀擊于洋中〻鐵丸死追 贈右議政

黃海道諸賊圍

延安城招討使李廷馣擊却之

廷馣即廷馨之兄也

壬辰倭賊之深入也昇平日久州縣望風瓦解無一人發一矢以嬰其鋒我仲氏起義兵入保延安經四日被圍督勵將士固守賊盡銳攻之四晝夜不勝乃退走時金時敏守晉州亦擊却之城得全而時敏中鐵丸死

書院

書院昉於宋時盛於元季而我東則剏焉嘉靖年間周斯文世鵬爲豊基守於本白雲洞安裕舊基剏書院爲士子藏修之所仍立祠以祠裕聞于 朝賜額紹修

喪葬 喪制

継建立永川曰臨皐咸陽曰濫溪松彦曰崧陽星州曰川谷海州曰文憲綾城曰[illegible]

楊州曰道峯禮安曰陶山安東曰樹谷崇川曰伊山江陵曰丘山大丘曰畫岩或以儒[illegible]

居或以其往來之地並立廟宇以祠之此外亦多有之而不能盡記

李左尹潔暮年附病不受祿相臣沈連源尚震亦白爲奉朝賀乃受其祿終其身歟

後李府尹彥憬年踰八十欲爲奉朝賀吏曹以無前例不爲舉行其不曉故事甚矣

我國士大夫喪禮自先王朝父母三年喪則皆居廬終制其期服以下則只着布帶或以

緣服上加之其日數依家禮假寧格以次減殺終其日即除之雖未葬而聽樂宴飲自在

人無恠之者今 上即位之初學者從遊儒先門下漸講喪禮期功以下皆依禮製冠服

盡其月數不預宴樂當初爲俗論者恠而排之間有好禮之士冒非笑而行之今則學

成俗其不爲者指爲鄙野矣且於忌祭皆他用素饌若或依家禮用魚肉則莫不驚異

今則窮村僻巷婦人小子皆知祭需當用肉不備如不祭信乎轉移風俗在君子之德

非難事也而先生長者敎導學者之功大矣

大明欽[illegible]
為榮[illegible]
倡義使金[illegible]
將軍靈[illegible]

維萬曆二十一年歲次癸巳九月壬子朔越十日壬戌監督南北諸軍并贊朝鮮兵馬經略兵部參謀軍事武夷指揮使山陰吳宗道謹以柔毛剛鬣之奠致祭于朝鮮國倡義使金將軍之靈柩前曰

凡人之在天地間有死而亡生者有生而亡死者生而亡死者滔滔焉天下皆是也若夫死而亡生者吾於倡義使金將軍而有感焉夫將軍當海寇狂逞君后草莽一國八道幾至壁壞惟將軍揭竿斬木奮臂一呼豪傑響應得倡義之士千餘相與屯守漢江之滸誓不與賊共生而將軍之名煌煒中外不佞迺於王事之暇而搆之一識荊焉即懷懷焉故知也將倭奴方以貢請將軍輒扼腕不平每欲滅此而後朝食其志其功雖不售而將軍之名由之而益震也故倭奴常私計以宋事方今之事武穆不死和議不成將軍不死貢納不決而倭之朝夕持籌者惟及以殺將軍為事及其以散亡餘卒守晉州崔君慶會亦以焉而崔君者亡倭奴夙昔之所忌憚者也由是倭奴以重兵壓之圍幾數重烏鵲不[illegible]及欲得二公而後已斯時也不佞受 命來戍全羅回道間霖雨止宿竹山倏忽間大風[illegible]

揚沙拔木碞從余行之狀不佞冒雨前進信宿抵南原而飛報晉州以矢盡食竭若干日矣將軍父子及崔君公罵賊而已不佞始知竹山之霖乃將軍父子之淚而雷者其將軍不平之氣耶於戲將軍何淚爲將軍之名千載不朽矣將軍其不死也視之謀固不臧而致君父之蒙塵擁兵不救而使城邑之灰燼乃靦然面目而荐紳其衣冠者誰生㫱若將軍之死耶嗚呼胡天不佑兮父子之節義成雙植我綱常幽明隔絕兮夢寐冥墻良朋永別兮歆我一觴

神宗皇帝勅書

萬曆癸巳冬 上自海州還漢都 皇帝遣行人司左司副司憲宣勅書曰昨者王以大兵驅賊出境還歸舊國上表進方物來謝朕心深用嘉悅念該復國重事不可照常報聞今特遣使降諭因賜王大紅蟒衣二襲彩疋四表裡以示朕惓〻爲王遠慰之意顧朕又惟該國雖介居山海中傳祚最久昔在先朝未沾王化尚能拓地守險雄視諸戎今爲我朝春秋貢獻之邦以世〻憑席寵靈蓄養財力宜益富強乃迩者倭奴一入而王城不守原野暴骨宗社爲墟追思喪敗之因豈[illegible]然之數或言王偷玩細慢信惑群小不

恤民家不作軍宗　丞海海盜已非一朝而臣嘗有言昔前事之覆後車豈不戒哉
惠徽福於甯祖及我師戰勝之威俾王之君臣父子相保豈不幸甚第不念王新從播
越之餘歸見黍離之故宮燒殘之丘墟與素服郊迎之士衆涕騰疾首何以為心改絃
易轍何以為計朕之視王雖稱外藩然朝聘禮文之外原無煩王一兵一役今日之事止
以大義發憤哀存亡徽國非王之責德於朕也大兵且撤王今自適國而治之尺寸之土
朕無與焉其可以越國救援為常事使尔國恃之而不設備則處堂厝火行復自及猶有
他変朕不能為王謀臣是用預申告戒以古人卧薪嘗膽之義勉之其尚及今息肩紓侮
再展國容之時搓療瘢招流散遠斥候繕城隍厲甲兵實倉廩毋湛於酒色毋荒於
遊盤毋偏信獨任以閼下情毋峻刑苦役以蕞民怨庶幾夏憂憤恥之後先業可興大
讎可雪則此計自今存亡治亂之幾在王不在朕其戒之愼之故諭
李翁判邊母蔡氏以萇山甲子生壽踰百齡　上壽之歲超遷嘉資善邊時年
歲有兩妹俱八十餘末子邊六十六歲人間稀有也

崔永慶字孝元有孝友行以薦超叙六品累拜持平以不就好危言數論

獄湖南人梁千頃姜海等誣指永慶與鄭賊通謀逮王獄 上知其寃釋之而

請更鞫竟瘦死獄中未幾 上洞燭其構揑之狀 命鞫千頃亦流配道死其時委

鄭澈及論 啓臺官亦並竄謫追 贈永慶大司憲賜祭禀其妻子

大宗朝有馴象 命放于順天獐島全羅監司馳 啓其象不食水草逢人則墮淚

且啼 上憐之令監司押而豢養芻豆如初令 上庚寅日本國王平秀吉獻孔雀一双

上受之尋令放于南陽大部島